



通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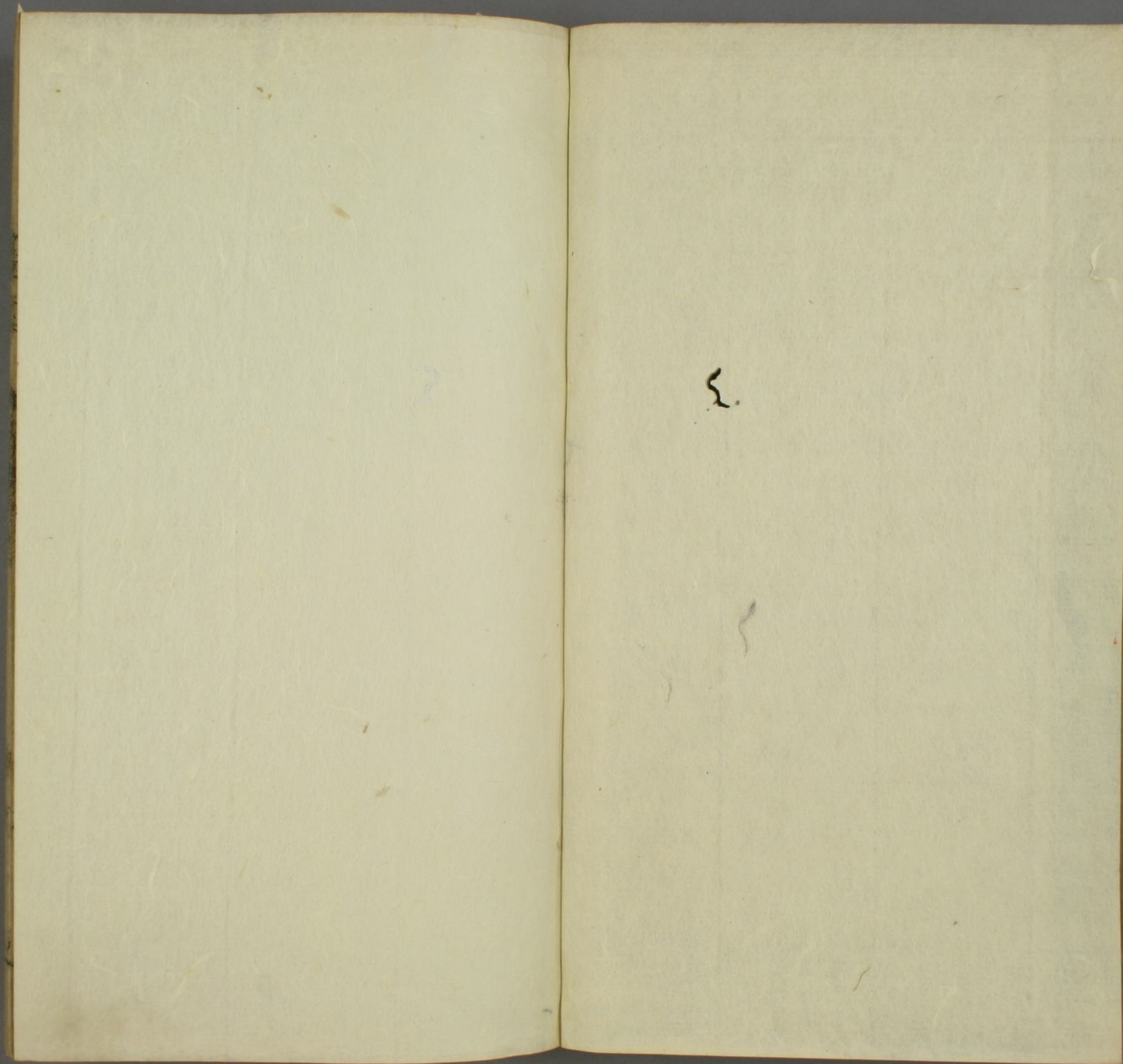
自三十三至三十七

八

412
100
8













怠於政矣。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瘵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切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媿，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臣切愍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議論，夫遊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六者也。

師古云：特以十月為歲首，則所謂夏正之月為五月也。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師古云：媿，狎也。

按山之言固善矣。然古者內外庭不分，人主出入起居，皆與賢士大夫游。故文帝視朝而受，即官止輦之言，馳坂而受表，蓋攬轡之諫，蓋使其日侍左右，得以隨事納規則未為無補。乃盛世事也。至武帝時，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孔安國以儒者為侍中，特聽掌御唾壺，則其媿慢已甚。然有臣如汲長孺，則帝雖雄暴而所以禮遇之者，特出丞相大將軍之上，蓋所以取重者存乎其人，固不因親近而遂至於翫狎也。後世此意不存，人主親士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之時多，雖輔弼股肱之臣，亦不過質明趨朝，鞠躬屏息，摺笏奏事，卑卑而前，數語即退，而所與游處親密者，皆嬖倖近習之流耳。况賢良方正之士，脫跡草萊而觀光上國，其視黃屋之後塵，重瞳之睟表，遠在雲霄之上，勢分階而情



意日踈等威嚴而震怖易起所謂臨軒詳延之事特具  
 文耳安得如漢世之日近清光而得以時效忠謹乎然  
 則山所言願少施擊狐伐兔之事而講求立經陳紀之  
 計誠為至當之論至謂必使大臣不得預宴游方正修  
 潔之士不得從射獵然後可以建功業則非古義也又  
 曰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天所謂賢良方  
 正者取其能直言極諫以劇切上躬耳今反為人主宴  
 游射獵所蠱而壞之則何以謂之賢良方正乎汲黯魏  
 徵之流豈以日侍遊獵之故而遂不能正其身高其節  
 乎

又按晁錯傳言文帝時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  
 中對者百餘人惟錯為高第遷中大夫錯未舉賢良時  
 已為太子家令上書言事帝賜璽書寵答曰皇帝問太

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  
 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  
 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則帝  
 於言事之微臣所以尊崇之者至矣未嘗有媒慢之意  
 如山所言也制策略謂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  
 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  
 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  
 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  
 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嗚呼戒之二三大夫其帥  
 志毋怠則其所以虛心諮訪者尤為懽惻然觀錯所對  
 言五帝神聖其臣莫及陛下神明德厚不下五帝執事  
 之臣莫能望清光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皆導  
 諛納諂之言殊孤帝孜孜訪求之本意反不如為太子



家令時所言勸農備邊之策為確實也錯在高第而所對如此則其餘百餘人者可知然則賢良方正負文帝

帝未嘗負賢良方正也

孝武建元元年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董仲舒以賢良對策

仲舒孝景特為博士

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策之對畢復策之遂以

為江都相轅固帝初即位時以賢良徵諸儒嫉毀言固老罷歸之

帝初即位詔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事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

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

請皆罷奏可

先公曰此行仲舒之言也衛綰特使之書奏耳建白大義豈綰所能辨哉武帝年未二十而奮然知所決擇如此可謂英主矣然轅固以老而見棄莊助以容悅見錄仲舒雖殷勤三策而不能引以自近也以舉賢良一事考之帝終身之得失皆可推矣

元光五年詔策賢良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時公孫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至是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後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弘奉對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

按武帝本紀言元光元年策賢良所載制策與公孫弘



傳所載文小異弘對策在元光五年而本紀又於制策之末稱董仲舒公孫弘出焉按仲舒對策在建元元年俱不在元光元年本紀誤

弘初以賢良徵為博士後罷歸再以賢良徵方對策然則賢良之未對策者亦可以為博士歟董仲舒轅固亦皆先為博士後舉賢良

按西都賢良策之載於史者晁董公孫杜欽谷永杜鄴而已仲舒最醇正又值武帝即位之始初心清明故異其對而復再三詢叩得以罄其所學弘素曲學又值不稱旨罷免之餘宜其姑為平緩無忤之說以取容自不足責晁錯知治體善議論非弘之比又遇謙恭好問之主如文帝且已嘗受知辱眷於太子家令言事之時又非如仲舒泛泛下僚粹奉大對之比乃諄復乎五帝神

聖之說贊頌不容口而畧無建明惜哉欽永阿王氏論益卑矣鄴指陳外戚譏切丁傳稍不負方正之名王吉貢禹之正大朱雲何武之剛方必有嘉論惜史逸其傳

云

昭帝始元元年遣故廷尉持節行郡國舉賢良

五年詔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

六年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摧酷有司者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也賢良文學者茂陵唐生魯國萬生中山劉子九江祝生與其徒六十餘人也其建議之有曰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泆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而後教化可興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朴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



本者寡趨末者眾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之以為此  
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

按自孝文策晁錯之後賢良方正皆承親策上親覽而  
第其優劣至孝昭年幼未即政故無親策之事乃詔有  
司問以民所疾苦然所問者鹽鐵均輸推酤皆當時大  
事今建議之臣與之反覆詰難講究罷行之宜卒從其  
說為之罷推酤然則雖未嘗親奉大對而其視上下始  
相應以義理之浮文者反為勝之國家以科目取士士  
以科目進身者必如此然後為有益於人國耳賢良及大夫問

難本未見  
征推考

宣帝本始四年郡國地震詔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  
各一人

地節三年詔令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可親民者

李奇曰諱避也雖有  
司在顯庸皆言其過  
勿避之

詔曰乃者九月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  
直言極諫之士以正朕之不逮毋諱有司

神爵四年令內郡國舉賢良可親民者各一人

孝元初元二年以地震隴西郡詔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才  
異等直言極諫之士

永光二年以日食詔令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何武為京兆尹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繫辟雅拜行禮容拜  
繫辟猶盤  
旋有司以為詭眾虛偽武坐左遷楚內史

孝成建始二年詔三輔內郡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建始二年以日蝕地震詔丞相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  
內郡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詣公車朕將覽焉

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元延元年以日食星隕春正月己亥朔李見今公卿大夫博士議即以經對與

元延元年

以日食星隕

李見今公卿

大夫博士

議即以經

對與

元延元年



內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令公卿與內郡國共舉

孝哀元壽元年以日食詔公卿大夫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舉

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

西漢舉賢良文學

晁錯以太子家令舉遷中大夫

董仲舒以博士舉遷江都相

公孫弘以博士舉遷特詔

杜欽以武庫令舉遷議郎

嚴助以中大夫舉

朱雲以博士舉遷槐里令

主吉以雲陽令舉遷昌邑中尉

貢禹以博士舉遷河南令

魏相以郎中舉遷茂陵令

蓋寬饒以郎舉遷諫大夫

孔光以議郎舉遷諫大夫

谷永以太常丞舉遷詔公車

杜鄴以京州刺史舉不及拜官卒

何武以太守舉遷諫大夫

轅固以清河王太子舉遷罷歸

黃霸以丞相舉遷揚州刺史

朱邑以太守舉遷大司農丞

世祖建武六年十月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強弱相陵元  
元失所求念厥咎內疚於心其勅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七年四月詔曰比陰陽錯謬日月薄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公

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覽試焉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  
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  
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  
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  
得人為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才  
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  
舉人貢士或起畝畝不繫閭閻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  
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  
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五年二月朔日有食之詔公卿以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  
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將親覽問焉以其巖穴為先勿取浮華  
和帝永元六年三月詔曰陰陽不和水旱違度思得忠良之士



以輔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內郡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昭巖穴披幽隱遣詣公車朕將悉聽焉帝乃親臨策問選補郎吏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日有食之詔公卿內外衆官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有道德之士明政術達古今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五年三月詔曰朕以不明統理失中思得忠良正直之人以輔不逮其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與衆卓異者并遣詣公車朕將親覽焉

順帝即位詔公卿郡守國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漢安元年二月詔大將軍公卿舉賢良方正能探賾索隱者各一人

冲帝即位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幽逸修道士各一人

相帝建和元年四月京師地震詔大將軍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三年六月詔大將軍三公特進侯其與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永興二年二月京師地震詔公卿校尉舉賢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

延熹八年正月日有食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永康元年五月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東漢舉賢良文學

魯丕 即功曹舉遷議郎

爰延

崔駟

申屠剛

周燮 不就

蘇章

劉瑜

李法

荀淑



皇甫規

張奐

劉淑

劉焉

魏明帝青龍元年詔公卿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

晉武帝泰始四年詔公卿及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  
摯虞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爲下第拜中郎武帝詔  
曰省諸賢良答策雖所言殊途皆明於王義有益政道欲詳  
覽其對究觀賢士大夫用心因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  
策問曰云云虞對畢擢爲太子舍人

阮种與郤詵王康對賢良俱居上第即除尚書卽然毀譽之  
徒或言對者因緣假托帝乃更延群士庭以問之詔曰前者  
對策所問未盡子大夫所欲言故復延見其具陳所懷种策  
奏帝親覽焉又擢爲第一轉中書郎

按試賢良而至於再策始於漢武帝之待仲舒而晉武  
之時亦有之蓋於對者數百人之中特拔之而且再策

之可見二帝於策士之事究心如此後世亦不過付之  
有司視以具文耳

唐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材其制詔舉人不有常  
科皆標其目而搜揚之試之日天子親臨觀之試已糊其名於  
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與出身

玄宗開元八年上親策應制舉人於含元殿謂曰古有三道今  
減從一道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務收賢俊仍令有司設食  
石林葉氏曰漢舉賢良文帝二年對策者百人晁錯爲高  
第武帝元光五年對策者亦百餘人公孫弘爲第一當時  
未有黜落法對者皆預選但有高下耳至唐始對策一道  
而有中否然取人比今多建中間姜公輔等二十五人大  
和間裴休等二十三人其下如貞元中韋執誼崔元翰裴  
垍等皆十八人元和中牛僧孺等長慶中龐嚴等至少猶



皆十四人

容齋洪氏隨筆曰唐德宗貞元十年賢良方正科十六人  
裴垪為舉首王播次之闕一名而裴度崔群皇甫鎛繼之  
六名之中連得五相可謂盛矣而邪正夔不侔度群同為  
元和宰相而鎛以聚斂賄賂亦居之度群極陳其不可度  
耻與同列表求自退兩人竟為鎛所毀而去且三相同時  
登科不可謂無事分而玉石雜糅董藩同器若默默充位  
則是固寵患失以私妨公裴崔之賢誼難以處也本朝韓  
康公王岐公王荊公亦同年聯名熙寧間康公荊公為相  
岐公叅政故有一時同榜用三人之語頗類此云

天寶十三載御勤政樓試四科舉人其辭藻宏麗問策外更試

賦各一道制舉試詩賦自此始

宗元和元年勅制舉人試訖有通夜納策計歸不得者並於

光宅寺止宿金吾衛復差人監引至宿所切加勾當勿令喧  
是年策賢良詔揚於陵鄭敬李益韋貫之同考覈賢良牛僧孺  
皇甫湜李宗閔條對甚直無所畏避考官第其策居三第權倖  
惡其詆訐而不中第者乃注解其策同為唱誹貫之等皆坐貶

黜

致堂胡氏曰制策亦以空言取人然其來最古得人亦多  
至于末流應科者既未必英才而發問之目往往摘抉細  
隱窮所難知務求博洽之士而直言極諫之風替矣要必  
深詔中外精求方聞有學者勿令先獻所業直召至殿  
庭而親策以當世之急務與夫政事之闕失使舉古治宜  
於今者如其可采則就加任使以給於堯舜奏言試功之  
舉則瑰瑋傑特之才不困於黜揚淘汰而國家收多士之  
實用矣



文宗太和三年賢良前進士劉蕡對策切直指陳時事不避貴  
近言辭激切士林感動考官馮宿賈餗龐嚴等有所畏忌不敢  
上聞隨例擯斥議者不平諫臣或將其策白於宰臣宰臣怯憚  
亦不敢為之明白同對李郃抗表請讓官於蕡不報

按既曰制科則天子親策之親覽之升黜之權當一出  
於上漢武帝之於董仲舒也意有未盡則再策之三策  
之晉武帝之於摯虞阮种亦然公孫弘所對太常奏為  
下第而帝擢為第一蓋漢世人主於試賢良皆親第其  
優劣臣下所不可得而軒輊也唐之制科則全以付之  
有司矣故牛僧孺輩以直言忤權倖則考官坐其累而  
劉蕡所陳尤為忠憤鯁切則自宰相而下皆不敢為之  
明白雖是當時闕宦之勢可畏亦由素無親覽之事故  
此輩得以劫制衡鑑之人也

唐制科名目及中制科人姓名

顯慶二年志烈秋霜科韓思彥及第

乾封元年幽素科蘇瓌解琬苗神容恪輔元徐昭劉訥言崔谷

神及第

上元三年辭殫文律科崔融及第

垂拱四年十二月辭標文苑科房晉皇甫瓊王旦及第

永昌元年正月蓄文藻之思科彭景直及第抱儒素之業科李

文愿及第

長壽三年四月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薛稷寇泚及第

證聖元年長才廣度沉迹下僚科張漪及第

通天元年文藝優長科韓琬及第

神功元年九月絕倫科蘇頲崔玄童袁仁敬何鳳孟温禮洪子

輿盧從愿趙不欺及第



選舉賢良  
文獻通考卷三十三  
大足元年理選使孟詵試拔萃科崔翹鄭少微及第疾惡科馮萬石及第

長安二年龔黃科馬克麾及第

神龍二年才膺管樂科張大求魏啓心魏愔盧絢張文成褚瑒咸廩業郭鄰趙不爲及第才高位下科馮萬石晁良正張敬及第

三年材堪經邦科張九齡康元瓌及第賢良方正科蘇晉宋務光冠泚盧怡呂恂及第

景龍三年抱器懷能科夏侯錡及第茂材異等科王敬從盧重玄及第

景雲二年文以經國科袁暉韓朝宗及第藏名負俗科李俊之及第

先天元年文經邦國科韓休及第藻思清萃科趙冬曦及第寄

以宣風則能興化變俗科郭鄰之及第道侔伊呂科張九齡及第手筆俊拔超越輩流科杜昱張子漸張秀明常無名趙居正賈登邢巨及第

開元二年直言極諫科梁昇卿袁楚客及第哲人奇士逸淪屠釣科孫逖及第良才異等科邵閏之崔翹及第文儒異等科崔侃褚庭晦及第文史兼優科李昇期康子元達奚珣及第

六年博學通議科鄭少微蕭誠及第

七年文辭雅麗科邢巨苗晉卿褚思光趙良器及第

十二年將帥科裴敦復房自謙及第

十五年武足安邊科鄭昉樊衡及第高才沉淪草澤自舉科鄧景山及第

十七年高才未達沉迹下僚科吳鞏及第

十九年博學宏辭科鄭昉陶翰及第



二十一年多才科李史魚及第

二十三年王霸科劉瑾杜綰及第智謀將帥科張重光崔圓李廣琛及第

天寶元年文辭秀逸科崔明允顏真卿及第

六年風雅古調科薛據及第

十三年二月辭藻宏麗科楊綰及第

大曆二年樂道安貧科楊膺及第

六年諷諫主文科鄭珣瑜李益及第

建中元年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姜公輔元友直樊澤呂元

膺及第文辭清麗科奚陟梁肅劉公亮鄭轅沈封吳通玄及第

經學優深科孫玘黎逢白李隨及第高蹈丘園科張紳衛良儒

蘇哲及第軍謀越衆科夏侯審平知和鄭儋凌正周渭丁儉及

第力田聞於鄉閭科鄭黃中崔浩李牧及第

正元元年九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韋執誼鄭利用穆質

楊鄒裴復柳公綽歸登李直方崔郊鄭敬魏弘簡沈迴元佑徐

衮及第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熊執易劉簡甫及第識洞韜畧

堪任將帥科許贊及第

四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崔元翰裴次元李齊崔豐

史牟陸震柳公綽趙參徐弘毅韋彭壽鄒儒立王乃杜倫元易

王真及第清廉守節政術可稱堪任縣令科李巽及第孝弟力

田聞於鄉閭科張皓及第

十年十二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裴垪王播朱諫裴度熊

執易許堯佐徐弘毅崔群皇甫鏘王仲舒許李同仲子陵鄭士

材丘穎及第博通墳典通於教化科朱穎及第詳明政術可以

理人科張平叔李景亮及第

元和元年四月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元稹韋惇獨孤郁白居易



易曹景伯韋慶復崔瑄羅讓崔護薛存慶韋珣李蟠元修蕭俛  
沈傳師柴宿及第達於吏理可使似政科陳岵及第

三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李  
正封吉弘宗徐晦賈餗王起郭球姚衮庾威及第博通墳典達  
於教化科馮苞陸亘及第軍謀宏達材任將帥科樊宗師及第  
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蕭睦及第

長慶元年十二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龐嚴任畹呂迷姚  
中立韋曙李回崔嘏崔龜從韋正貫崔知白陳玄錫及第詳明  
政術可以理人科崔郢及第軍謀宏達材任將帥科吳思李商  
卿及第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李思玄及第

寶曆元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唐仲楊儉韋端符舒  
元褒蕭敞楊魯士來擇趙祝裴惲韋繇李昌寶嚴楚封李涯蕭  
夷中馮球元晦及第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科韋正貫及第軍謀

宏遠材任邊將科裴儔侯雲章及第

大和二年閏三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李邵裴休裴素南  
卓李甘杜牧馬植鄭亞崔博崔璵王式羅邵京崔渠韓賓崔慎  
由苗愔韋昶崔煥崔謹及第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科宋湜及第  
軍謀宏達堪任將帥科鄭冠李式及第

容齋洪氏隨筆曰唐世制舉科目很多徒異其名耳其實  
與諸科等也張九齡以道侔伊呂策高第以登科記及會  
要考之蓋先天元年九月明皇初即位宣勞使所舉諸科  
九人經邦治國材可經邦才堪刺史賢良方正與此科各  
一人藻思清華興化變俗科各二人其道侔伊呂策問殊  
平平但云興化致理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任舉欲遠  
循漢魏之規復存州郡之選慮牧守之明不能必鑒次及  
越騎仗飛皆出畿甸欲均井田於要服遵丘賦於革車并



安人重穀編戶農桑之事殊不及為天下國家之要道則其所以待伊呂者亦狹矣九齡於神龍二年中材堪經邦科本傳不書計亦此類耳

後周世宗顯德四年十月詔曰制策懸科前朝盛事莫不訪賢良於側陋求謹正於箴規殿庭之間帝王親試其或大裨於國政有益於時機則必待以優恩縻之好爵拔奇取異無尚於茲得士者昌於是乎在爰從近代久廢此科懷才抱器者鬱而不伸隱耀韜光者晦而莫出遂使翹翹之楚多致於棄捐皎皎之駒莫就於縻繫遺才滯用闕孰甚焉應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者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並許應詔其逐處州府依每年貢舉人式例差官考試解送尚書吏部仍量試策論三道共三千字已上當日內取文理俱優人物爽秀方得解送取來年十

月集上都其登朝官亦許上表自舉

宋朝之制國初制舉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凡三科應內外職官前資見任黃衣草澤人並許諸州及本司解送于吏部對御策試三千言以文理俱優者中其選

真宗咸平四年詔學士兩省五品御史臺尚書省諸司四品以上於內外交幕府州縣官草澤中各舉賢良方正一人不得以見任轉運使及館閣職事人應詔

景德二年詔復置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畧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等科委中書門下先加程試如器業可觀具名聞奏朕將臨軒親試

時命兩制考文卷中等者甚少又命侍讀待制重考上猶慮遺才令中書重詳定訖試論六首合格者以聞



大中祥符元年時上封者言兩漢舉賢良多因兵荒災變所以  
詢訪闕政今國家受瑞建封不當復設此科於是悉罷  
凡特旨試藝者有於中書學士舍人院或特遣官專試所試詩  
賦論策頌制詔或三篇或一篇景德後唯將命為知制誥者方  
試制誥東封及祀汾陰時獻文者多試業得官

仁宗天聖七年詔曰朕開數路以詳延天下之士而制舉獨久  
置不設意吾豪傑或以故見遺也其復置此科於是增其名曰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明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  
於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識洞韜畧運籌帷幄科軍謀  
宏遠材任邊寄科凡六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起應選者又置  
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又高蹈丘園科沉淪草澤科  
茂才異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及應書者又武舉以待方畧勇  
力之士其法先上藝業于有司有司較之然後試祕閣中格然

後天子親策之

後數歲李淑上書言吏部故事選人以格限未至者能試判  
三節謂之拔萃此特有司之事耳而陛下乃親策之非其稱  
矣又所謂茂材異等本求出類之雋也而士之不利鄉薦者  
始出而應焉臣以為此二者皆非國家求材之本意也宜有  
以易之於是罷書判拔萃科令幕職州縣官皆得應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等科諸常試鄉舉被黜者毋復應茂才異等  
科其後十餘年又詔自今制科須近臣論薦毋得自舉初御  
史唐詢與叅知政事吳育有隙帝數稱近歲制科得人以育  
為賢而詢奏言自古災異乃冊賢良今者六科率不用公卿  
推引而特視進士之期凡應此科者至自稱曰賢良方正曰  
茂才異等曰博通墳典臣以為習扇僥倖莫甚於此可悉罷  
之而育復奏曰冊賢良自晁錯始錯非以災異舉也帝以育



言爲然由是制科得不廢而特禁其自薦而已

公是劉氏雜著曰夫自舉之與人舉之所以厲世矯俗豈可同日而語哉今不惟進士自舉而已至於賢良方正亦自舉也豈不過乎夫賢良美稱也方正善行也古之當此名者方將高臥潛處不知羔鴈珪璧之聘三四至而遂能起乎今皆循循然窺顏色求便利而進矣爭門齟指不足以諭其情側有攫金不足以况其能鼓腹自鬻不足以比其羞無乃其實與名不相符哉今世皆知高賢良於進士矣不知賢良之害於俗甚於進士也何以言之邪人有言曰南城之澤有兔焉可逐而取也彼聞之者必爭先致力焉然其至者必游手惰農耳又有言曰有鹿焉則不獨游手惰農而後爭之必將有舍業而往者矣則兔小而鹿大故也夫進士兔也賢良鹿也二者皆足以動貪利之心而

賢良之所動者多可不慎哉

石林葉氏曰富公以茂材異等登科後召試館職以不習詩賦求免仁宗特命試以策論後遂爲故事制科不試詩賦自富公始至蘇子瞻又去策止試論三篇熙寧初罷制舉其事遂廢

又曰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一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選者亦皆第四等獨吳正肅公嘗入第三等後未有繼者至嘉祐中蘇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爲考官胡武平所駁欲黜落復降爲第四等設科以來止吳正肅與子瞻入第三等故子瞻謝啓云誤占乂虛之等

玉山汪氏曰范子功亦入制科第三等後熙寧間孔文仲考中第三等以忤王安石特旨絀之



神宗熙寧七年呂惠卿以為制科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且進士已試策與制科無異乃詔罷之

先時祕閣考制科陳彥古六論不識題語何出字又不及數準式不考蓋自祕閣試制科以來未有如彥古空踈者次年乃罷制科

哲宗元祐元年復制科

紹聖元年罷制科自朝廷罷詩賦廢明經詞章記誦之學俱絕至是而制科又罷無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乃置宏詞以繼賢良之科

三省言唐世取人隨事設科其名有詞藻宏麗文章秀異之屬究其所試皆異乎進士明經今既復舊科純用經術諸如詔誥章表箴銘賦頌赦勅檄書露布誠諭其文皆朝廷官守日用而不可闕先朝已嘗留意特科目未及設二年詔立宏

辭科歲許進士登科者詣禮部請試若守官須受代乃得

試率以春試上舍日附試不自立院也差官鎖引悉依進士惟詔誥赦勅不以為題所試者章表露布檄書用四六頌箴銘誠諭序記用古今體亦不拘四六考官取四題分二日試試者雖多取毋過五人中程者上之三省三省覆視分上中二等推恩有差辭格超異者恩命臨時取旨

徽宗大觀四年改為詞學兼茂科科舉歲附貢士院試取毋過三人不中率許闕仍不試檄書增制詔分二日詔四題其二以歷代史事借擬為之餘以本朝典故或時事宰臣執政親屬毋得試

高宗紹興元年下詔復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有司講求舊制每科場年命中丞給舍諫議大夫學士待制三人舉一人不拘已仕未仕命官仍以不曾犯賊私罪人充先其詞業繳策論共五十篇送兩省侍從



參考分三等文理優長為上次優為中常平為下次優已上並  
 召赴閣試歲九月命學士兩省官考試于祕閣御史監之試六  
 論每首五百字於九經十七史七書國語荀揚管子文中子正文  
 內出題差楷書祇應四通以上為合格仍分五等以試卷繳奏  
 御前拆號入四等以上召赴殿試其日上臨軒親策限三十字  
 相撰題差初覆考詳定官赴試人引見賜坐殿廊兩廂設垂簾  
 幃幕青褥紫案差楷書祇應內侍賜茶菓對策先引出處然後  
 言事第三等為上恩數視廷試策第一人第四等為中視廷試  
 第三人皆賜制科出身第五等為下視廷試第四人賜進士出  
 身不入等與薄尉差遣已上並謂白身者若有官人則進一官  
 與陞擢

舊制六論於正文及注疏內出題至是有司請除疏義勿用  
 七年詔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令中外侍從各舉能直言極諫

一人呂祉舉選人胡銓汪藻舉布衣劉度上即日除銓樞密院  
 編修官而度不果召

孝宗乾道元年詔令尚書兩省諫議大夫已上御史中丞學士  
 待制各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人仍具詞業繳進

苗昌言奏國初嘗立三科景德增而為六仁宗皇帝時李景  
 請依景德故事親策賢良祕閣六論專取六經及問時務其  
 史傳注疏乞不條問帝亦以為問隱奧觀其博不若取其能  
 明世之治亂有補闕政又詔以景德六科定為制舉之目俾  
 少卿監已上奏舉內外京朝官增置書判拔萃科高蹈丘園  
 科沉淪草澤科茂才異等科總為十科並許布衣應詔於是  
 何詠富弼余靖尹洙蘇紳張方平江休復張伯玉輩出焉其  
 立法寬故得士廣也自紹興復科三歲一下詔垂四十年未  
 聞有一介魁壘豪傑之士出應制書豈盛治之世無其人邪



蓋貴之至備而應之者難求之不庸而來者有闕爾臣請參稽前制間歲下詔權於正文出題其僻書注疏不得以為問且追復天聖十科開廣薦揚之路振起多士積年委靡之氣太平之治不難立也上詔禮部集館職學官議之皆曰注疏誠可畧科目不必廣天下之士屏處山林滯迹遐遠侍從之臣豈能盡知仍見國初制科止令監司守臣解送乾德中以無人應制許直詣閣門請應若依乾德故事恐起僥倖請如國初之制詔可

先是翰林學士汪應辰以眉山布衣李廔應詔上覽其文稱獎命依格召試會有沮之者不果試是歲宰相虞允文為上言之始依元祐獨試故事命翰林學士王曠起居舍人李彥穎考試參詳屋六論凡五通上喜曰繼自今其必有應詔者矣十一月上親策于集英殿有司考入第四等復御殿引見

賜制科出身授節度推官其策依正奏名第一甲例騰寫備冊進御及德壽宮并焚進諸陵淳熙四年李廔之弟塾復舉賢良方正而近習又恐制科之攻已共搃沮焉會台州趙汝愚舉姜凱信守唐仲友舉鄭建德吏部侍郎趙粹中舉馬萬頃應詔比聞輔臣詔試賢良故事有黜落者否對曰昨李廔止獨試若數人須分優劣既而監察御史潘緯言制科不過三事一繳進詞業二試六論三對制策而進卷率皆宿著廷策豈無素備惟六論一場謂之過閣人以為難若罷注疏而復以四通為合格則與應進士舉一場試經義五篇者何異乃詔增為五通其年始命官糊名謄錄如故事所試六論後二日試院言文卷多不知題目所出及引用上下文不盡有僅及二通者上命賜束帛罷之舉者周必大等皆放罪舊試六題一明一暗時考官所命多暗僻失國家求言之意矣



淳熙十一年詔罷注疏出題於是郡國舉莊治滕歲試六論皆四通而考官顏師魯以其文理平凡不應近制又罷之自是薦紳重於特舉山林耻於自耀褒然而起者鮮矣

自李焘之後制科無合格者又三十餘年永康何致者為郡守陳纘館客纘入朝薦之有旨召試會同薦者滕成杜富遭憂不赴詔須服闋並召致躁急欲先得試纘介蘇師旦言之韓侂胄得內批如所請中書繳還後又為臺諫論其進論中言伊尹始負堯舜之道而終為天下開凌犯之端之語為詆誣坐罷歸卒未歲致以吳挺薦召又為臺臣所論乃勒歸鄉增修所學焉

葉適論制科曰用科舉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者幸也自明道景祐以來能言之士有是論矣雖然原其本以至其末亦未見有偶然得之者要以為壞天下之才

而使之至於舉無可用此科舉之散法也至於制科者朝廷待之尤重選之尤難使科舉不足以得才則制科者亦廢幾乎得之矣雖然科舉所以不得才者謂其以有常之法而律不常之人則制舉之庶乎得之者必其無法焉而制舉之法反密於科舉今夫求天下豪傑特舉之士所以恢聖業而共治功彼區區之題目記誦明數暗數制度者胡為而責之而又於一篇之策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問之畧徧以為其說足以酬吾之問則亦可謂之奇才矣當制舉之盛時置學士立師以法相授浮言虛論披抉不窮號為制科習氣故科舉既不足以得之而制舉又或失之然則朝廷之求為一事也必先立為一法若夫制科之法是本無意於得才而徒立法以困天下之泛然能記誦者耳此固所謂豪傑特起者輕視而不屑就也又有甚此者蓋昔以三題試進士而為制舉者以



答策爲至難彼其能之則猶有以取之自熙寧以策試進士其說蔓延而五尺之童子無不習言利害以應故事則制舉之策不足以爲能故哲宗以爲今進士之策有過此者而制科由此再廢矣是以八九十年其薦而不得試者其試而不見取者其幸而取者其人才凡下往往不逮於科舉之俊士然且三年一下詔而追復不俟科舉之歲皆得舉之將何所爲乎設之以至密之法與之以至美之名使其得與此者爲急官爵計耳且天下識治知言之人不應如是之多則三歲以策試進士使肆言而無所用是誠失之矣今又使制舉者自以其所謂五十篇之文泛指古今敷陳利害其言泛雜見者厭視聞者厭聽且士之猥多無甚於今世挾無以大相過之實而冒不可加之名則朝廷所以汲汲然而求之者乃爲笑之具今宜暫息天下之多言進士無親策制舉無記誦

無論者稍稍忘其故步一日天子慨然自舉之三代之弊未可驟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長無取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也

異巖李氏制科題目編序曰閣試六論不出於經史正文非制科本意也蓋將傲天下士以其所不知先博博強記之餘功後直言極諫之要務抑亦重惜其事而艱難其選使賢良方正望而去者歟然而士終不以此故而少挫其進取之鋒問之愈深則對之愈密歷數世未嘗有敗績失據之過士豈真多能哉斯執事者優容之也逮熙寧中陳彥古始不識題有司准式不攷而制科隨罷君子謂彥古不達時變宜其黜也先是孔文仲以直言極諫忤宰相意駁高第斥小官彼狡焉思縱其淫心以殘害典則厭是科之不便於已也欲亟去之而不果遂則姑置焉名存而實亡矣凡所謂賢良方正尚



肯復游其間乎彥古區區昧於一來是必不敢高論切議也  
殆揣摩當世求合取容耳傳注義疏之么麼纖微且不及知  
矧惟國家之大體渠能有所發明哉而執事猶惡其名決壞  
之然後止彥古之黜宜也而使天下遂無得以賢良方正能  
直言極諫舉者獨何心歟至于元祐厯復旋廢其得失之迹  
又可見矣今天子明詔三下而士莫應豈非猶懲於彥古故  
邪蓋古之所謂賢良方正者能直言極諫而已今則惟博習  
強記也直言極諫則置而不問甚至惡聞而諱聽之逐其末  
而棄其本乃至此甚乎此士之所以莫應也余勇不自制妄  
有意於古人直言極諫之益而性最踈放勉從事於博習強  
記終不近也恐其幸而得從晁董公孫之後曾是弗察而猥  
承彥古之羞乘此暇日取五十餘家之文書掇其可以發論  
者各數十百題具如別錄間亦顛倒句讀竄伏首尾乃類世

之覆物迷言雖若不可知而要終不可欺戲與朋友共占射  
之賢於博奕云耳實非制科本意也因書以自警云

按制科所難者六論然所謂四通五通者中選所謂準  
式不考者聞罷則皆以能言論題出處為奇而初不論  
其文之工拙蓋與明經墨義無以異矣况有博聞強記  
如巽巖者聚諸家奇僻之書擇其可以為論題者抄為  
一編揣摩收拾殆無所遺然則淺學之士執此以往亦  
可哆然以賢良自名而有掇巍科之望矣科目取人之  
敝一至於此然觀邵氏聞見錄言范文正以制科薦富  
鄭公富公辭以未習范公曰已為君闢一室皆大科文  
字可往就館以是觀之所謂大科文字者往往即巽巖  
所編之類是也以富公異時之德業如許然應制科之  
初倘不求其文而習焉則亦未必能中選東坡作張文



定公墓銘言天下大器非力兼萬人孰能舉之非仁宗之大孰能容此萬人之英蓋即位八年而以制策取士一舉而得富弼再舉而得公蓋所以誇制科得人之盛然制科之為制科不過如此則二公之所蘊蓄抱負此豈足以知之乎

博學宏辭科 紹興三年立此科凡十二題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於內雜出六題分為三場每場一古一今試人先投所業三卷朝廷降付學士院考其能者召試遇科場年應命官除歸明流外入貲及嘗犯贓人外公卿大夫子弟之俊秀者皆得試每次所取不得過五人若人材有餘臨時取旨具合格字號同真卷繳納中書看詳推恩則例此舊制更加優異以三等取人上等轉一官選人改秩無出身人賜進士及第並免召試除館職中等減三年磨勘與堂除無出身人賜進士出身

下等減二年磨勘無出身人賜進士出身並許召試館職大觀中有詞學兼茂科建炎初猶有應者至是始更立焉自復科以來所得鴻筆麗藻之士多有至卿相翰苑者紹興中得十有七人隆興至淳熙得十有三人紹熙一人開禧至嘉定三人初洪遵入中等洪适入下等高宗覽其文歎曰此洪皓子耶父在遠能自立忠義報也即以遵為祕書省正字适為樞密院編修官詞科即入館自遵始後三歲洪邁繼之真德秀留元剛應選有司書德秀卷曰宏而不博書元剛卷曰博而不宏寧宗喜其文命俱實異等其後有司值郡試必摘其微疵僅從申省或降旨陞擢而已

容齋洪氏隨筆曰本朝宏詞雖用唐時科目而所試文則非也自乙卯至于紹熙癸丑二十榜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并之三十三人而紹熙庚戌闕不取其以任子進者湯



岐公至宰相王日嚴至翰林承旨李獻之學士陳子象兵部侍郎湯朝美右史陳峴方進用而予兄弟居其間文惠公至宰相文安公至執政予冒處翰苑此外皆係已登科人然擢用者唯周益公至宰相周茂振執政沈德和莫子齊倪正父莫仲謙趙大本傅景仁至侍從葉伯益季元衡至左右史餘多碌碌而見存未顯者陳宗召也然則吾家所蒙亦云過矣

葉適論宏詞曰法或生於相激宏詞之廢久矣紹聖初既盡罷詞賦而患天下應用之文由此遂絕始立博學宏詞科其後又爲詞學兼茂其爲法尤不切事實何者朝廷詔誥典冊之文當使簡直宏大敷暢義理以風曉天下典謨訓誥諸書是也孔子錄爲經常之詞以教後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謂重矣至兩漢詔制詞意短陋不復髮鬣其萬一蓋當時之人所

貴者武功所重者經術而文詞者雖其士人譁然自相矜尚而朝廷忽畧之大要去刀筆吏之所能無幾也然其深厚溫雅猶稱雄於後世而自漢以來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對偶銘檄贊頌循沿漢末以及宋齊此真兩漢刀筆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絕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於朝廷何哉自詞科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爲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擅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顯人祖父子孫相望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其人未嘗知義其學未嘗知方也其才未嘗中器也操紙援筆以爲比偶之詞又未嘗取成於心而本其源流於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顯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且又有甚悖戾者自熙寧之以經術造士也固患天下習爲詞賦之浮華而不



適於實用凡王安石之與神宗徃反極論至於盡擯斥一時  
之文人其意曉然矣紹聖崇寧號為追述熙寧既禁其求仕  
者不為詞賦而反以美官誘其已任者使為宏詞是始以經  
義開迪之而終以文詞蔽淫之也士何所折衷故既以為宏  
詞則其人已自絕於道德性命之本統而以為天下之所能  
者盡於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特舉朝廷之高爵厚祿輕  
以與之而已也反使人才陷入於不肖而不可救且昔以罷  
詞賦而置詞科今詞賦經義並行又矣而詞科迄未嘗有所  
更易是何創法於始而不能考其終使不自為背馳也蓋進  
士制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者至宏詞則直罷之而已  
矣

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三

文獻通考卷之三十四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選舉考 孝廉

漢文帝十二年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廉  
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亡應令  
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孝者帛人二  
匹悌者力田五匹廉吏二百石呂上率百石三匹自二百石以  
上每百石皆

孝景後二年詔曰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嘗筭十呂上乃得官  
廉士筭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亡嘗又不得官朕甚愍之嘗筭

四得官亡今廉士又失職貪夫長利

孝武元光元年冬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服皮曰嘗言萬錢筭  
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  
疾吏之貪衣食足知  
榮辱限此筭十筭也  
得為吏十筭十筭也  
賈人有財不得為吏  
士無嘗言又不得官故  
減筭言四筭得官矣

選舉考

文獻通考卷之三十四

一

張時

劉十



董仲舒對策曰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故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元朔元年詔曰朕深詔執事與廉舉孝今或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詳見鄉舉里選考

按漢時詔郡國薦舉人才賢良方正與孝廉二科並行然賢良一科文帝與武帝時每對輒百餘人又徵詣公車上書自銜鬻者以千數而孝廉之選文帝之詔以為萬家之縣亡應令者武帝之詔以為闔郡不薦一人蓋賢良則稍有文墨材學者可以充選而孝廉則非有實行可見者不容謬舉故也

孝宣黃龍元年詔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祿秩上通足以效其賢材自今以來無得舉言吏六百石者不得復舉為廉吏也

西漢舉孝廉  
孝平元始元年今宗室其為吏舉廉佐吏補四百石

路溫舒以決曹吏舉遷山邑丞

龔勝郡吏舉遷重泉令

鮑宣舉遷郎

京房舉遷郎

趙廣漢以州從事舉茂材遷陽翟令

張敞以太守卒史舉廉為甘泉倉長

尹翁歸都內令舉廉為弘農都尉

王尊以州從事舉遷鹽官長

蓋寬饒郡文學舉遷郎

劉輔遷襄贛令

蕭望之御史官屬遷治禮丞

薛宣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又以不其丞察廉遷樂浪都尉丞

馮遂野王子遷郎

朱博以太常掾舉廉補安陵丞

杜鄴遷郎

王嘉光祿掾察廉為南陵尉復察廉為長陵尉

師丹遷郎

孟喜遷郎

黃霸察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為河南太守丞

尹賞以郡史察廉為樓煩長



王吉 郡吏舉孝廉為郎

京房 以孝廉為郎

平當 察廉為順陽長

東漢之制郡太守舉孝廉郡口二十萬舉一人 百官志 故事尚

書即以令史次補之光武始用孝廉為尚書郎

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廉吏各二人光祿歲察廉吏三人中二

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各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

吏各二人

章帝建初元年初舉孝廉郎中書寬博有謀任典城者以補長

相

和帝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

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為不均下公卿會議丁鴻與司空劉方上

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

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

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

歲一人帝從之 傳

求元七年四月詔曰舊典因孝廉之舉以求人有司詳選即官

寬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既而悉以所選即出補守相

十三年詔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

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

安帝元初六年詔光祿勳與中郎將選孝廉郎寬博有謀清白

行高者五十人補令長丞尉

延光二年八月初令三署郎通達經術任牧民者視事三歲以

上皆得察舉

順帝即位令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者一切得舉孝廉吏

陽嘉元年左雄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疆仕請自今孝廉

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



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  
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胡廣郭虔史敞上  
書駁之曰凡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  
政非必章奏甘竒顯用年垂疆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前世以  
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刻矣舊章便利未明衆  
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  
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爲可  
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采厥衷帝不從辛卯初  
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  
應選其有異才異行若顏淵子竒不拘年齒久之廣陵所舉孝  
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竒不拘  
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克選即不能屈左雄詰之曰若顏回聞一  
知十孝廉問一知幾耶淑無以對乃罷却之

閏月丁亥令諸以詔除爲郎年四十以上課試如孝廉科者得  
參廉選歲舉一人

左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尚書張盛奏除  
此科黃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清洗濁覆實虛監不宜改  
革帝乃止

二年張衡言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  
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  
此棄本而取末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  
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  
廉之志矣

漢安元年尚書令黃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  
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帝  
從之



桓帝即位詔曰孝廉廉吏皆當典城牧民禁姦舉善興化之本常必由之詔書連下分明懇惻而在所翫習遂至怠慢選舉乖錯害及元元頃雖頗繩正猶未懲改方今淮夷未殄軍師屢出百姓疵悴困於調發庶望郡吏惠我勞民蠲滌貪穢以祈休祥其令秩滿百戶十歲以上有殊才異行乃得參選賊吏子孫不得察舉杜絕邪偽請託之原令廉白守道者得信其操各明守所司將觀厥後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

徐氏曰按孝廉之舉始自西都嘗攷元朔詔書云深詔執事與廉舉孝今或至闔郡不薦一人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詳觀此文則孝之與廉當是各爲一科故蕭望之薛宣黃霸張敞等皆以察廉補長丞獨王吉京房師丹孟喜皆以舉孝廉爲郎劉輔舉孝廉爲襄

賁今至東都則合爲一科矣西都止從郡國奏舉未有試文之事至東都則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無異於後世科舉之法矣西都末始限年至東都則年四十以上始得察舉矣黃瓊言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選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則知當時雖以孝廉名科而未嘗責其孝行廉隅之實是亦設科之本意也雖然漢世諸科雖以賢良方正爲至重而得人之盛則莫如孝廉斯亦後世之所能及

按西漢舉賢良文學則令其對策而孝廉則無對策之事蓋所謂賢良文學者取其忠言嘉謀足以佐國崇論欲議足以康時故非試之以對策則無以盡其材若孝廉則取其履行而非資其議論也今亦從而有試焉則所謂孝廉者若何而著之於篇乎又况左雄所言諸生



試家法謂儒有一家之學文吏課牋奏則又文之靡者

去賢良所對尚復遠甚而何以言孝廉乎雄又言郡國

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寧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

施用愚以為真孝實廉之人豈有不學牆面之理而以

家法牋奏應選者又豈可遽許以學古入官之事也然

史言雄立此法之後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繆

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

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則知當時孝廉一

科濫吹特甚於文墨小技尚未能精通固無問其實行

也科以孝廉名而猶如此則其它可知王荆公詩言文

章始隋唐進取歸一律安知馮都事竟用程人物嗚呼

其來久矣非始於隋唐也

許荆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

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

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疆者二弟所得悉劣

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

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

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

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少府

按此後漢初之事當時之所謂孝廉必取其實行稽諸

鄉評譽望著者入選掄而聲稱損者遭擯棄故所舉大

槩皆得其人中葉已來此意不存往往多庸妄之流以

干請而得之於是只得假試文之事以為革繆之法矣

至孝 安帝永初五年舉至孝與眾卓異者

桓帝建和元年詔大將軍公卿郡國舉至孝薦行之士各一人

延熹九年詔公卿校尉郡國舉至孝



獻帝建安五年詔三公舉至孝二人九卿校尉郡國各一人皆上封事靡有所諱

徐氏曰按荀爽傳太常趙典舉爽至孝對策陳便宜靈帝詔舉有道之士而謝弼陳淳公孫度俱對策除郎中由是觀之漢世諸科皆有制策有司因以定其科第之等也

東漢舉孝廉

馬稜伏波族孫以郡魏霸功曹舉選者 韋彪 馮豹 賈琮

鄭弘 周章 張霸 桓典 桓鸞 劉平

江革 周磐 第五倫 鍾離意 寒朗 朱穆

徐防 張敏 胡廣 袁安 翟劭 霍諝

陳禪 龐參 陳龜 橋玄 黃憲不就 楊彪

張綱 王龔 种嵩 陳球 杜根 劉陶

李雲 傅燮 蓋勳 張衡不就 左雄 李固

杜喬 吳祐 延薦 段熲 陳蕃 李膺

劉祐 宗慈 巴肅 范滂 尹勳 蔡衍

羊陟 陳翔 擅敷 劉儒 賈彪 符融不就

鄭太不就 荀彧 皇甫嵩 朱雋 劉虞 公孫瓚

袁術 許荆 第五訪 劉矩 劉寵 陽球

劉琨 張興 包咸 楊仁 董鈞 服虔

穎容 許慎 高龔 劉梁 高彪 劉茂

張武 戴封 雷義 王烈 謝夷吾 李郃

公沙穆 華佗不就

長水校尉樊儵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者宿

大賢多見廢棄宜勅郡國簡用良俊

种嵩始為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謂

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



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謀送客於大陽郭遙見嵩異之還白歆曰為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求山澤隱滯近洛陽吏耶謀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嵩於庭辨詰職事嵩辭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辟太尉府舉高第

按東京選舉孝廉一科為盛名士多出其中然以此二段觀之則濫吹者亦多如樊儵所言取年少能報恩者固非矣若田歆庭詰种嵩而觀其辭對有序則謂之能吏可耳所謂孝廉豈於一應對之頃而知之乎

魏黃初二年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無拘戶口

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司徒華歆以為喪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

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於無其人何患不得哉帝從其言

魏舒年四十餘郡舉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為已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

東晉元帝初以天下喪亂務存慰勉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後以經畧粗定乃令試經其後孝秀莫敢應命至者多辭以疾詳見舉士門

宋制州舉秀才郡舉孝廉皆策試見舉士門

北齊制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郎中策賢良見舉士門

周武帝詔郡舉經明行脩者為孝廉歲一人見舉士門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引汴郵諸州所舉孝廉賜坐於御前上問以皇王政術及皇太子問以曾參說孝經並不能答太宗謂曰



昔楚莊王言事群臣莫逮退而有憂色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自謀而莫已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德郡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乎朕發詔徵天下俊異纔以淺近問之咸不能答海內賢哲將無其人耶朕甚憂之

代宗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奏請每歲舉人依鄉舉里選察秀才孝廉勅旨每州每歲察孝廉取在鄉閭有孝悌廉耻之行薦焉委有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五經之內精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理體者並量行業授官其明經進士並停進舉亦宜准此同所司作條件處分七月二十六日禮部侍郎楊綰奏貢舉條孝廉久令精通一經其取左氏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毛詩尚書周易任通一經每經問義二十條皆取傍通諸義務窮根本策三道問古今禮體及當時要務取勘行用者仍每日問一道頻三道日畢經義及策全通為上第其上第者

望付吏部便與官其問義每十條通七策通二為中第與出身下者罷之又論語孝經皆聖人深旨孟子亦儒門之達者其學官望兼習此三者共為一經其試如上秀才舉望令精通五經問義二十條對策二道全通者為上第上第者送名中書門下請超與處分問義十條通七策通四為中第中第者送吏部與官下者罷之孝悌力田但能熟讀一經言音經切即令所司舉送試通便與出身其今年舉人或舊業既成理難速改或遠州所送身已在途事須收獎不可中廢其今秋舉人中有情願依舊業舉者亦聽今年之後亦依新勅旨進士明經置來日久今頓令改業恐難有其人諸色舉人宜與舊法兼行至建中元年六月九日勅孝廉科宜停

宋太祖皇帝開寶八年詔諸州察民有孝悌力田奇才異行或有文武材幹年二十以上至五十可任使者選擇具送闕下如



無人塞詔亦以實聞

九年詔翰林學士李昉等於禮部貢院同閱諸道所解孝悌力田及有人材武學凡七百四十人試問所習之業皆無可採而濮州以孝悌薦名者二百七十人上駭其頗多召問於講武殿率不如詔猶稱素能習武復試以騎射則隕越顛沛失次上顧曰止可隸兵籍皆號告求免乃悉令退去詔劾本部官司濫舉之罪

按以孝廉或孝悌名科蓋取其平日之素履固難於一閱試之頃而知之也然自東漢以來孝廉遂為取士科目之通稱不復有徇名責實之舉不過試以文墨小技而命之官至倥偬之際則并不試文而悉官之矣隋唐而後始有進士明經等科遂無復有舉孝廉之事蓋唐唐而後之進士明經即東漢以來之孝廉皆借其名以

為士子進取之塗耳然上之人慕孝廉之美名故時有察舉之詔而貞觀之孝廉至不能答曾參所說孝經開寶之孝悌至不能言所習之業淺陋可笑如此蓋自以文藝取人士之精華果銳者皆盡瘁於記問詞章聲病帖括之中其不能以進士明經自造者皆椎朴無文之人遂欲別求進身之塗轍故寅綠州郡以應詔舉詳史所載二帝所以詢訪之者固非僻經與傳教以所不知也而已不能答則其無所抱負可知景祐間李淑言所謂茂材者本求出類之雋而士之不利鄉舉者應焉非求材之本意也意貞觀開寶所解孝悌力田文武材幹皆不能應鄉舉之輩耳

武舉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

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呂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



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 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即

公孫賀北地人少為騎士從軍

李廣隴西人以良家子從軍

趙充國隴西人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

傅介子北地人以從軍為功

甘延壽北地人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

馮奉世上黨人以良家子選為郎

張次公以勇悍從軍

常惠應募隨蘇武使匈奴

鄭吉以卒伍從軍

傅介子斬樓蘭王士刺王者皆補郎

灌夫以候司馬從擊吳楚

蘇建以校尉從大將軍

唐武舉起於武后之時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制有長槊馬射  
步射筒射又有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翹關者長一丈七尺  
徑三寸半九十舉後手持關距出處無過一尺負重者負米五  
斛行二十步皆為中第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其選用之法不  
足道故不復書

按選舉志言唐武舉起武后之時其選用之法不足道  
故不詳書然郭子儀大勳盛德身佩安危自武舉異等  
中出是豈可樂言其不足道耶唐登科記所載異科出  
身者眾獨軼武舉亦一欠事

永隆元年岳牧舉武陟縣尉員半千及第上御武成殿親問  
曰兵書云天陣地陣人陣之名何謂也半千對曰臣載觀藉  
多謂天陣謂星宿孤虛也地陣謂山川向背也人陣謂徧伍



彌縫也以臣愚見謂不然矣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士卒輕利將帥和睦此人陣也若用兵去是三者其何以戰上深賞之

右補闕薛謙光言今武能制敵之科祇令彎弧夫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揮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畧若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失指蹤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効是知謀將不取於弓馬良相不資於射策願降明制循名責實文則試以効官武則令其守禦

唐武選兵部主之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材藝及可爲統帥者若文吏求爲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疆勇可以統人者武夫求爲文選取書判精通有理人之才而無嚴犯者

宋有武舉武選咸平時令兩制館閣詳定入官資序故事而未嘗行

仁宗天聖八年親試武舉十二人先閱其騎射而後試之

景祐四年韓億言武臣宜知兵書而禁不得傳請察其要以授之於是出神武秘畧以授邊臣

慶曆六年策武舉馮維師奏武舉以策爲去留弓馬爲高下神宗熙寧五年樞密請建武學於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爲教授使臣未參班與門蔭幕澤人召京官保任人材弓馬應格應入學給食習諸家兵法教授纂次歷代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講釋之願試陣隊者量給兵伍在學三年具藝業考試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試凡試中三班使臣與三路巡檢寨主未有官人與經畧司教隊差使三年無過則陞親民至大使臣有兩省待制或本路鈐轄以上三人保舉堪將



領者並兼諸衛將軍外任回歸環衛班以尚書兵部郎中韓鎮判學內藏庫副使郭固同判賜食本錢萬緡生員以百人爲額科場前一年武臣路分都監文官轉運判官以上各奏舉一人聽免試入學生員及應舉者不過二百人春秋各一試步射以一石三斗馬射以八斗矢五發中的或習武伎副之策畧雖弓力不及學業卓然並爲優等補上舍以三十人爲額

八年詔武舉與文舉同時鎖試以防進士之被黜而改習者高宗建炎二年兵部言應武舉得解免解人各召保官齎公據赴部引驗於行在殿前司試弓馬訖就淮南轉運司別場附試程文從之

紹興十六年始建武學兵部上武士弓馬及選試去留格凡初補入學步射弓一石若公私試步騎射不中即不許試程文其射格自一石五斗以下九斗凡五等上可其奏因謂輔臣國家

武選政欲得人今諸將子弟皆耻習弓馬求換文資數年之後將無人習武矣宜勸誘之

凡武學生習七書兵法步騎射分上內外三舍學生以百人爲額置博士一員以文臣有出身或武舉高選人爲之學諭一員以武舉補官人爲之

孝宗隆興元年御試得正奏各三十七人殿中侍御史胡沂言臣觀唐之郭子儀以武舉異等初補右衛長史歷振遠橫塞天德軍使祖宗時試中武藝人並赴陝西任使又武舉中選者或除京東捉賊或三路沿邊試其効用或經畧司教押軍隊準備差使今率授以權酷之事是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也臣請取近歲中選人數量其才品之高下考任之深淺授以軍職使之習練邊事諳曉軍旅實選用之初意也

乾道五年廷試始依之奉給黃牒同正奏名三十三人榜首賜



武舉及第餘並賜武舉出身

上垂意武科以授官與文士不類詔自今第一人補秉義郎堂除諸司計議官序位在機宜之上第二第三人保義郎諸路帥司準備將領代還轉忠翊郎第四第五人承節郎諸路兵馬監押代還轉保義郎皆做進士甲科恩例四年又以文舉狀元代還例除館職亦召武舉榜首為閣門舍人五年御試得正奏名四十四名始立武學國子額收補武臣親屬其文臣親屬願赴武補者亦聽七年初立武舉絕倫并從軍法凡願從軍者殿試第一人與同正將第二第三名同副將第五名已上省試第六名以下並同準備將從軍以後立軍功及人才出眾特旨擢用上曰武舉本求將帥之才今前名皆從軍以七年為限則又在軍中諳練軍政他日可備擢用

武臣試換文資祖宗朝許從官三人薦舉紹興令敦武郎以下

聽召保官二人以經義詩賦求試其後大學諸生久不第者多去從武舉已乃鎖廳應進士第凡以秉義或忠翊皆換京秩恩數與第一人等後以林穎秀言武士舍棄弓矢更習程文褒衣大袖專効舉子夫科以武名不得雄健喜功之士徒啓其僥倖名爵之心於是詔自今毋得鎖換  
寧宗初復武科鎖換令

任任子

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歲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董仲舒對策曰夫選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未必賢也王吉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



哀帝元年除任子之令

先公曰漢二千石任職三年得任其子若同產盖有八九歲為即備宿衛者朝夕左右與聞公卿議論執戟殿陛中即將以兵法部屬之而淳厚有行者光祿勳歲課第之時出意上書疏足以裨缺失而天子亦因以習知其性而識其才之能否自即選為縣令自大夫選為守相或持節四方天子特課其功而召之入盖之上人留意其選而法制使之然也

西漢任子入仕

蘇武以父任為郎

劉向以父任為輦郎

孔光子男放為侍郎

董恭為御史任賢為太子舍人

蕭育以父任為太子庶子

史丹九男皆以丹任為侍中

凌黠以父任為太子洗馬

史丹馮野王皆以父任為太子中庶子

伏湛以父任為博士弟子 辛慶忌以父任為右校丞

杜延年以三公子補軍司空

虎賁諸郎皆父死子代

右父任

霍去病任光為郎

楊惲以忠任為郎

爰盎兄噲任盎為郎中

右兄任

成帝時侯霸以族父任為太子舍人

趙兼淮南王舅子由以宗家任為郎

右宗家任

元始二年龔勝郤漢乞骸骨策曰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子一人所上子男皆除為郎



右致仕任

安帝建光元年以公卿校尉尚書子弟一人為郎舍人

東漢任子入仕

巨郁

巨焉

周勰

耿秉

馬廖

宋均

黃瓊

袁敞

黃琬

臧洪

何休

延熹中宦官方熾任及子弟為官布滿州縣

按任子法始於漢而其法尤備於唐漢唐史列傳中凡以門蔭入仕者皆備言之獨魏晉南北朝史不言門蔭之法而列傳中亦不言以門蔭入仕之人何也蓋兩漢入仕之途或從辟召或舉孝廉至隋唐則專以科目取人所以漢唐之以門蔭入仕者皆不由科目自與辟召者也自魏晉以來始以九品中正為取人之法而九品所取大槩多以世家為主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故

自魏晉以來仕者多世家建南北分裂凡三百年而用人之法多取之世族如南之王謝北之崔盧雖朝代推移鼎遷物改猶印然以門地自負上之人亦緣其門地而用之故當時南人有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茂令長之室之說北人亦有以貴襲貴以賤襲賤之說往往其時仕者或從辟召或舉孝廉雖與兩漢無異而所謂從辟召舉孝廉之人則皆貴胄也其起自單族匹士而顯貴者蓋所罕見當時既皆尊世胄而賤孤寒故不至如後世之誇持起而鄙門蔭而史傳中所以不言以蔭叙入官者蓋所以見當時雖以它途登仕版居清要者亦皆世家也

唐制凡用蔭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從七品上從三品子從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從四品子正八



品下正五品子從八品上從五品及國公子從八品下餘見舉官門  
宋太祖皇帝乾德元年詔減每歲奏補千牛齋郎之額自今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第二任方得蔭補

止齋陳氏曰唐制禮部簡試太廟齋郎郊社齋郎文資也  
兵部簡試千牛備身及太子千牛武資也蓋文武蔭補之  
制自後唐天成三年和凝奏齋郎歲以三十人為限同光  
二年奏千牛左右仗各六員歲以十二員為限至是減之  
歲凡補二十五員恭惟藝祖初定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  
司五品必嘗登朝歷兩任然後得請不請者則不補矣太  
宗淳化五年春始因改元恩需文班中書舍人武班大將  
軍以上並許蔭補如遇轉品即許更蔭一子而奏薦之廣  
自此始至道二年始有壽寧節推恩之令則聖節奏薦自  
此為例大中祥符元年始有東封禮畢推恩之令則郊禋

奏薦自此為例前朝患之累嘗裁定聖節奏薦自嘉祐元  
年罷今惟郊禋如故至於致仕遺表之恩凡與分皆特典  
也而後亦為定制至熙寧始裁定諸衛將軍諸司副使累  
奏不得過二人非任路分都監差遣即須入仕三十年方  
聽奏薦而限年限員之法立宣和四年中大夫至帶職朝  
奉即入官十五年諸衛大將軍至武翊大夫入官二十年  
宣和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勅內侍宦武功大夫至武翊郎累奏不得過  
二人肆于孝宗法度益嚴淳熙九年更務裁抑始立逐郊  
蔭補恩澤正數宰相十人開府儀同三司以上同執政八人侍從六  
人觀察使至節度使侍御史同中散大夫至中大夫右武大夫及至帶職朝奉郎朝議大夫三人武功大夫至致仕遺表恩澤文  
臣見任宰相八名舊十名曾任宰相七名舊十名見任執政六  
名舊九名曾任執政謂帶職者五名舊七名在內侍從在外待制以



上或不帶職太中大夫以上二名舊二名無遺表止得致仕

者侍御史舊二名中散中奉至中大夫舊二名朝奉郎至朝議

大夫一名武臣見任使相七名舊四名曾任使相六名舊八名

見任執政太尉謂許依執六名曾任執政節度使五

名舊七名諸衛上將軍至承宣使四名舊五名觀察使三名舊四名

通侍大夫二名舊四名正侍至右武大夫舊二名諸衛大將

軍武功至武翊大夫一名舊一名

又詔齋郎每歲以十五人為額取年貌合格誦書精熟者充覆

試不如所奏三司坐之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詔應以門蔭授京官年二十五以上求差

使者當令於國學聽習經書以二年為限仍令審官院與判監

官考試訖以名聞既而引對大理評事錢象中太常寺奉禮郎

陳宗紀並以學業未精令且習讀俟次年引對

又詔已有官而再奏者至所合授止詔鎖廳就試至禮部不

合格者傳見任詳見舉士門

石林葉氏曰祖宗時見任官應進士舉謂之鎖廳雖中選

止今遷官而不賜科第不中則停見任其愛惜科名如此

淳化三年滁州軍事推官鮑當等應舉合格始各賜進士

及第自是遂皆賜第

七年幸南京詔文武臣僚追事太祖者賜一子恩澤

初轉運使辟日皆得奏一人天禧後唯川廣福建路始聽餘路

再任者始得奏焉

仁宗慶曆中大減恩蔭制入仕之路罷聖節奏蔭恩例學士以

下遇郊恩許奏大功以上親再遇郊許奏小功以下親蔭長子

孫皆不限年諸子孫須年過十五若弟姪須過二十必五服親

乃得蔭已嘗蔭而物故者無子孫祿仕聽再蔭自是任子之恩

是亦一法也



殺矣

英宗登極四方監司州守賀即位押貢奉人悉命以官

知諫院司馬光言監司太守遣親屬奉表至京師者不問官職高下親屬遠近一例推恩乃至班行幕職權知州軍或所遣之人非親屬者亦除齋即差使殿侍此蓋國初承五代姑息藩鎮之弊大臣因循故事不能革正國家爵祿本待賢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此等無故受官誠爲太濫今縱不能盡罷其進表人若五服內親者或乞等第授以官其無服及非親屬者並量賜金帛罷去庶少救濫官之失時以詔令已行不從

英宗慨然思革天下之弊時方患官冗言者皆謂由三歲一磨勘其進甚亟稍遷以至高位故獲蔭者衆乃令自今待制以上自遷官後六歲無過遷之有過益展年至諫議大夫止京朝官

四歲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少卿監限七十員員有闕以前行郎中久次者補之少卿監以上遷官聽旨

神宗熙寧四年中書言蔭補者免試注官多不習事以致失職試者又須限年二十五才者旣滯所試又止律詩豈足甄才及已受任而無勞可書亦無薦者法當再試書判三道亦成虛文今請守選者歲以二月八月試斷案二或律令大義五或議三道法官同銓曹官撰式考試第爲三等上之中書上等免選注官優等依判超例升資無出身者賜之試不中或不能試滿三歲亦許注官惟不得入縣令司理司法自是更不試判仍除去免選恩格若歷任有舉者五人自與免試注官其蔭補人亦罷試詩年及二十許自言而試斷案律議及議應格即許注官優等亦賜出身試而不中或不能試年及三十自許參注若年及二十授官已及三年出官亦不用試若秩入京朝即展任監當



年在任有二人薦之免展詔悉從之

舊制蔭補初赴選皆試律暨詩已任而無勞績舉薦及無免  
試恩皆試判更制以後槩試律義斷案議後又增試經義中  
選者皆得隨銓擬注其入優等者往往特旨擢賜進士出身  
熙寧初裁損奏蔭之法自宰相使相而下并及宮掖外戚通有  
減損舊制諸妃遇聖節奏親屬一人間一年許奏三人郊禮許  
奏一人今定諸妃每遇聖節并郊許奏有服親一人舊制皇親  
妻兩遇郊許奏親屬一人今罷舊制郡縣主遇郊許奏親生子  
及其夫之親今只許奏親下舊制臣僚之妻為國夫人者得遺  
表恩今除之舊制公主每遇聖節郊禮許奏夫之親屬一人并  
遇公主生日許奏一人今罷生日恩聖節許奏有服親

按熙寧所裁損奏蔭之法先自妃嬪公主始此法之所  
以必行外如皇親妻及命婦郡縣主所蔭其恩尤濫故

並抑之而聖節奏蔭恩例則仁宗時已罷之往往行之  
於臣僚而未嘗行之於妃主至此方有施行然亦但裁  
抑其濫及者而未嘗盡罷此例云

五年曾布等言中外臣僚陳請恩澤未有定制今欲見任二府  
許乞差遣一人宰相樞密使兼平章事因事罷者陳乞轉官一  
人指射差遣一人餘以次有差

徽宗宣和元年侍御史張汝舟言奏補之法有太濫者有太吝  
者今法所該奏補與先朝同而所從該奏者異昔之官至大夫  
歷官不下三五年而今之出官有閱三五年間已至大夫者  
矣文武官至大夫既易且速其來日衆而奏補未嘗限年此所  
以為太濫也朝請至朝奉即得致仕恩雖亡歿在給勅後皆得  
蔭補至若中大夫以下及武功武翼大夫已求致仕而受勅不  
在生前者乃格其恩不與於是有所以疾危而致仕身謝而未受



勅者則其家往往匿哀湏限仍以不及親授不與霑恩者多矣此所以爲太吝也欲乞文武官雖遇郊當蔭文入官不及十五年武入官不及二十年皆未許蔭補以抑其太濫至於文武官及大夫以上嘗乞休致而身謝在出勅前並許奏蔭以補其所以不及詔除寺監長貳至開封少尹繫用職事蔭補不合限年餘悉從之

司諫李會言比年大臣子弟僅能勝衣即遽從列遇大禮亦得奏補其稚年顯貴身既濫矣未有子而移蔭他人是疊濫也請待制以上無出身人湏年及三十通歷任及十年者遇郊許奏從之其後宋勝非追記當時權臣欺君濫恩其言曰祖宗舊制宰執子弟例不堂除只於銓部注擬罷政不以罪則推恩遷擢蓋二府號表則之地不阿其親當以身率故也趙普子弟皆官右列普再相長子遂受莊宅使元祐中范純

仁再相子正平博學有文行未嘗出官竟死選調紹聖中章惇作相九年子援及持皆高第有學問士論雅許並爲州縣幕職監當官惟是仁宗朝夏竦子安期以累任邊帥授待制直學士熙寧間王安石薦其子雱爲崇政殿說書除待制後因三經義成遷直學士力辭不受然安期猶有材幹雱猶有學問至蔡京拜相不數年子六人孫四人同時爲執政從官宰相鄭居中子脩年億年劉正夫子阜民阜民余深子日章兄清王黼子閔孚白時中子彥暉執政蔡卞子仍鄧洵仁子襄鄧洵武子雍並以曲恩倖例列于從班而阜民襄閔孚尤懦騃或始十餘歲宣和末諫官李會疏論以謂尚嬉竹馬已獲荷囊未應娶婦已得任子時亦覺其太濫遂免奉朝而列侍從如故

高宗建炎元年李綱言宣靖以來宰相子悉以恩澤至待制雜



學士乃詔宰執子弟任待制已上者並罷  
紹興四年太尉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乞以明堂恩任子宗元  
文資吏部言有礙條格詔特許之武臣非使相而以文資祿子  
孫者自是爲例

中書舍人趙思誠言孤寒之士名在選部皆待數年之闕大  
率十年而不得一任今親祠之歲任子約四千人是十年之  
後增萬二千員科舉取士不與焉將見寒士有三十年不得  
調者矣祖宗朝秘書監今之中大夫也諸寺卿今之中奉中  
散大夫也仕至此者皆實以年勞功績得之年必六十身不  
過得恩澤五六月政和宣和之後私謁行橫恩廣有年未三  
十而官至大夫者員數比祖宗時不知其幾倍而恩例未嘗  
少損有一人而任子至十餘者此而不革實政事之大蠹也  
望特詔侍從官共議所以革弊之術示之以至公斷之以必

行詔下其議會思誠去國議遂格

二十二年右諫議大夫林大鼐言武臣多出軍中爵秩多而族  
姓少凡有奏薦同姓皆期功異姓皆中表閭巷之徒附會以進  
寨帥柵長利其高貴有司不能詰其端它人不能伺其隙請自  
今須經統轄長官結罪保明詭冒者連坐之

孝宗即位慨然思革冗官之弊初詔百官任子者遇郊恩權免  
奏薦年七十人遇郊不許奏子俄又詔未奏者許一名

乾道九年詔武臣嘗任執政官遇郊聽補文資於是恩數視執  
政者亦得之蓋戚里宗王與夫攀附之臣皆爭以文資祿其子  
不可復正矣

寧宗嘉泰初言者以官冗恩濫諸宗女夫授官者依舊法終身  
只任一子兩府使相不得以郊恩奏門客著爲令

慶元陰補新格使相以上十人執政官太尉八人文官太中



大夫以上及侍御史武臣節度承宣觀察使六人文臣中散大夫以上武臣防團刺史及橫行四人文臣帶職朝郎已上武臣正使三人致仕遺表文臣前宰相見任三少使相共八人曾任三少使相七人曾任執政官六人太中大夫已上二人武臣使相已上八人節度使六人承宣使五人觀察使四人文臣中大夫武臣防禦使已下並不得推遺表恩先是紹興初中書舍人趙思誠嘗上任子限員之議詔從官討論申省淳熙九年八月庚子始用廷臣集議行之既而從官有身謂監司帥臣遇華恩及泛使出疆之類前已奏六人而身後推恩為吏部所格者開禧末議者有請乃詔致仕遺表恩澤在限員之外若非泛恩澤則蓋不計云及泛使出疆之類銓試者舊有之凡任子若同進士出身之人皆赴建炎兵火後權停紹興三年始復舊無出身人許習經義詩賦時諱或刑統義斷案十三年九月詔兼試二場

唯有出身人試律如故其任子之在蜀者舊法令益梓兩路漕司輪年分春秋銓試乾道二年從和蜀州楊民望之請委置制司主之後有降勅差監試考試官惟蜀士同出身之在東南者則免銓試故事春秋再試十人而取七乾道二年後上春試二人而取一紹熙末議者病其寡學乃請三人而取一後三年謝用光為吏部侍郎上言今世祿之家已留意學問請復舊制詔許焉今蜀中銓試甚寬凡假手者率費七百緡又勢要子孫鮮不與選或謂宜悉赴吏部然吏部亦不免此要當如祖宗時先試而後命可也舊銓試未合格者許堂除淳熙中孝宗始嚴其令八年八月趙衛公帥瀘奏其子昱書寫機宜文字既受勅矣木待問蘊之在西掖緣他事以未銓試為言遂寢其命紹熙元年八月計司業衡又奏乙中選人就吏部長貳廳前簾試試中然後許參選小經義一首或賦或省題詩



首明年四月吏部條具如所奏內同進士出身并恩科人更不簾試仍下四川制置司一體施行從之黃子由時為考功郎官建言今已增試律義自不須更簾試大臣進呈光宗曰簾試以革代筆之弊正當加嚴豈可廢也三年八月謝子肅侍郎又言銓試不中四十以上注殘零闕人乞令即官就長貳廳寫律一條俾之解釋如或不通未得參注從之始任子降等補文學者與恩科人皆免銓試孝宗以為非是亦命試焉惟宗室子銓試則終場無雜犯者皆出官蓋朝廷優天屬之意廣東西漕司舊亦有銓試乾道八年罷之

乾道元年吏部尚書葉顥上言選人差注格法堂除賞典並在中銓人之上比年以來調官者急於請謁而堂除不勝其多官者巧於經營而賞典不勝其濫至於銓試號為公選一歲二試十取其七今乃從而損之歲止十試十取其

五夫其嚴且難如此而注授之際乃為多且濫者所世壓非所以為平也上從其議命更法焉

淳熙十二年臣僚言比年銓試有以國戚而與官觀有以勲閥而與差遣問嘗中銓乎曰未也臣聞古之行法必自貴近始捨貴近而行於踈遠則天下不服法行而天下不服則法廢矣請明詔執事自今一時除授未察其中否者令吏部條具來上未中者許給舍繳駁臺諫彈罷雖官觀徽祠帶貼職者亦在所不與蓋貼職者天子之優恩非可假此以免試也徽祠官觀臨民之漸也不中銓試不以貼職而出官不以徽祠官觀而臨民則倖門塞矣從之

文獻通考卷之三十四

文獻通考卷之三十四

文獻通考卷之三十四

三

川



宋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 蘄陽 馮 天馥 應房 校刊

選舉考 童科小學附

漢興蕭何草律曰大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  
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  
或不正輒舉劾

後魏左雄奏召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  
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章年始十五各能通經雄  
並奏童子郎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為郎  
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

黃琬以公孫為童子郎

臧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

任延年十二為諸生顯名太學中號為任聖童



張堪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

杜安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

黃香年十二博學經典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司馬朗十二試經爲童子即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  
劾問朗曰朗之内外累世長大朗雖穉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  
求早成非志所爲也監試者異之

唐有童子科凡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每卷誦文十  
通者于官通七者與出身

廣德二年停童子歲貢

大曆三年復之仍每歲令本貫申送禮部同明經舉人例考試  
訖奏聞十年再停之

開成三年勅諸道應薦萬言及童子朝廷設科取士門目至多  
有官者合詣吏曹未試者即歸禮部文詞學藝各盡其長此外

更有延則爲冗長起今以後不得更有聞薦俾由正路與絕  
倖門爲薦者此北有之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禮部貢院奏今後童子委本州府依諸色  
舉人例考試經解選省任稱鄉貢童子長吏不能表薦若無本  
處解送本司不在考試之限

天成三年勅近年諸道解童子皆越常規或年齒漸高或神情  
非俊或道字頗多訛舛或命書不合格文積成乖弊此後應州  
府不考藝能濫發文解其逐處判官責罰仍下貢院將解到童  
子精加考較須是年頗不高念書合格道字分明即放及第  
長興元年勅童子準往例委諸道表薦不得解送每年所放不  
得過十人仍所念書並須是正經不得以諸子書虛成卷數及  
第後十一選集初任未得授親民官

周太祖廣順三年戶部侍郎權知貢舉趙上交奏童子元念書



二十四道今欲添念書通前五十道念及三十道者放及第從之

宋真宗景德二年撫州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進士姜蓋年十二並長吏以聞至是亦召試殊詩賦各一篇蓋詩六張賜殊進士出身蓋同學究出身後旨復召殊試詩賦論嘉其敏贍擢授秘書省正字

王氏揮塵錄曰真宗嘗錄召試神童蔡伯係授官之後寂無所傳明清因於故書中得其奏狀一帋云伏念臣先於大中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遣內臣毛昌達宣召賜對試誦真宗皇帝御製歌詩即日蒙恩釋褐授守秘書省正字臣遭遇之年方始三歲及賜臣御詩云七閩山水多才俊三歲竒童出盛時續蒙宣赴東宮侍仁宗皇帝讀書朝夕親近頗歷歲年其後臣年一十七歲以家貧陳乞差遣仁宗

皇帝聖念矜憐特依所乞仍有旨餘人不得援例自茲累歷任使今年本任至來年二月當滿重念臣生事蕭條累族重大又無得力兒男可以供侍一日捨祿無以為生幸遇皇帝陛下至仁至治無一物失所其於老者惠卹尤深臣以祥符八年三歲甲子庚申即未至衰老欲望聖慈特賜許臣再任管勾江州太平觀一任覬仍廩稍得養單貧蓋元豐初計其年尚未七十司農少卿今之朝議大夫也碌碌無所聞豈非聰明不及於前時耶朱興仲續歸田錄云伯係字景蕃與晏元獻俱五六歲以神童侍仁宗於東宮元獻自初梗介蔡最柔媚每太子過門闢高者蔡伏地令太子履其背而登既踐祚元獻被知遇至宰相蔡竟不大用以舊恩常領郡頗不循法令或被劾取旨上識其姓右必曰藩邸舊臣且令轉官凡更四朝元符初致仕已八



十歲矣監司薦之乞落致仕與宮祠其辭畧云蔡伯侺年八十歲食祿七十五年余謂人生名位固可得罕得綿長如此者

按史言晏殊以景德二年召試年十四仁宗以大中祥符三年生則仁宗有生之年殊年已十九今謂殊與蔡伯侺俱以五六歲為神童侍仁宗於東宮誤矣

仁宗即位以童子賜出身者九十人寶元元年以為無補而罷之

神宗元豐時置在京小學有就傳初筮兩齋

政和四年小學生近一千人尚有繼筮者分十齋以處之增教諭俸不許受束脩自八歲至十二歲率以誦經書字多少差次補內舍上舍若能文從博士試本經小經義各一道稍通補內舍優補上舍後曹芬以文優賜同上舍出身

崇寧五年參在京小學規約頒之州縣小學州隸教授縣隸學長其小學生皆自備餐錢附食至宣和罷其法

童子科元豐以後賜出身者五人 元祐時詔禮部自今請試

童子誦書毋收接 大觀後復其科賜補官者五人

高宗建炎二年初試童子祖宗朝皆天子親試其命官免舉皆臨期取旨無常格也

孝宗淳熙八年始詔分為三等凡全誦六經孝經語孟及能文如六經義三道語孟義各一道或賦及詩各一首為上等與推恩誦書外能誦一經為中等免文解兩次止能誦六經語孟為下等免文解一次覆試不合格與賜帛

寧宗嘉定十四年詔自今歲取三人明以季春集闕下先試于國子監而中書覆試為定制焉

高宗一朝童子求試者三十有六人授官者五人

萬頃彭興宗張採朱虎臣



劉求免文解者一人晏免文解者一人紹興三十賜帛罷遣者九人紹興三兄弟童子三人饒州江安國定國戴松戴滋惟朱虎臣者能排陣步射及誦七書故補承信即劉轂以小校子五歲善騎射故補校尉虎臣浮梁人既召見特又賜金帶以寵異之此亦前所未有

孝宗一朝童子求試者七十四人而命官者七人有呂嗣興者衢州人也四歲能誦書切韻變四聲畫八卦上召見面俾吟詩遂授右從政即賜錢三百緡令伴皇孫榮國公讀誦乾道八年春也又有臨川王克勤尤為警敏初命右從政即廬陵李如圭三山林公洽何擢並右迪功郎三山何致遠將仕郎廬陵郭洵直下州文學

光宗一朝童子求試者十七人無補官者惟從事郎吳剛年九歲能誦六經語孟以壽聖親姪孫特改承務郎仍依初補法士

子四月也晏元獻初以童子召試遂賜出身令秘閣讀書久之即以爲正字乾道末上踵故事以臨川王克勤敏叔爲秘書省讀書制祿視正字之半淳熙初上幸秘閣館職皆遷官選人政京秩有司言克勤于上詔以爲文林郎久之臺官有言其過者遂除初等職官後復以鎖廳中第爲太學博士自後未有繼者自置童子科以來未有女童應試者自淳熙元年夏女童林幼王求試中書後省挑試所誦經書四十三件並通詔特封孺人

吏道

西漢時以試吏入官

路溫舒 <small>縣吏</small>	衛青 <small>縣吏</small>	公孫弘 <small>獄吏</small>	張湯 <small>長安</small>
杜周 <small>廷尉</small>	王訢 <small>郡縣</small>	陳萬年 <small>郡吏</small>	于定國 <small>獄吏</small>
龔勝 <small>郡吏</small>	丙吉 <small>魯獄</small>	趙廣漢 <small>郡吏</small>	尹歸翁 <small>獄小</small>
張敞 <small>守卒</small>	王尊 <small>獄小</small>	孫寶 <small>郡吏</small>	何並 <small>郡吏</small>



薛宣

都船 徵吏

朱勝

亭長 遷 功曹

朱邑

菑夫 遷 宰吏

趙禹

佐史

王溫舒

亭長 遷 廷尉 吏

尹齊

以刀筆 吏 遷御史

咸宣

佐吏

嚴延年

郡吏

尹賞

郡吏

樓護

京兆 吏

王吉

郡吏

鮑宣

菑夫 補 東州丞

焦延壽

郡吏 察 舉黃令

公非劉氏送焦千之序曰東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吏取吏亭長門幹街卒游徼畜夫盡儒生學士為之試於世情見於物則賢不肯較然故遭事不惑則知其智犯難不避則知其節臨財不私則知其廉應對不疑則知其辯如此則察舉易而賢公卿大夫自此出矣今時士與吏徒異物吏徒治文書給廩役贛愚無知集詬無節乘間窺隙詭法求貨笞罵慘辱安以為已物故無可以與善者而儒生學士之居於鄉里不過閉門養高其外則游學四方以崇名譽然後可以出群過人矣而欲

法前世一使郡縣議其行而察舉之難矣

今按西都公卿士大夫或出於文學或出於吏道亦由上之人並開此二途以取人未嘗自為抑揚偏有輕重故下之人亦隨其所遇以為進身之階而人品之賢不肖初不繫其出身之或為儒或為吏也是以張湯趙周輩之深文巧詆趙廣漢何並之疆明健決固胥吏氣習也若公孫弘之儒雅丙吉之賢厚龔勝之節操尹翁歸之介潔亦不嫌於以吏發身則所謂吏者豈必皆浮薄刻核之流而後始能為之乎後世儒與吏判為二途儒自許以雅而詆吏為俗於是以剽繁治劇者為不足以語道吏自許以通而誚儒為迂於是以通今博古為不足以及適時而上之人又不能立兼收並蓄之法過有抑揚輕重之意於是拘謏不通者一歸之儒放蕩無耻者



一歸之吏而二途皆不足以得人矣

和帝永元十四年初復郡國上計補郎官

漢制郡國歲盡遣上計掾史條上郡內衆事謂之計薄東都

上計吏多留補郎官中間嘗罷今復之

桓帝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太尉楊秉等上言三署見郎七

百餘人帑藏空虛浮食者衆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為池澆濯農

穢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留拜者

趙壹舉郡上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

廷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異之讓曰下郡計吏而揖

三公何也對曰鄙食其常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歛

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坐者皆屬觀壹造河南尹羊陟陟

初不見後延與語大奇之西還謁弘農太守皇甫規門者不

即通壹遁去規聞大驚以書謝曰今日白有一尉兩計吏不

豈待旦道屈尊門下不知是壹也更啓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

按以趙壹之文材儒雅而失身計吏以取傲忽如此非深相知者蓋不知其為益也

徐氏曰東京入仕之途雖不一然由儒科而進者其選益

艱故才智之士多由郡吏而入仕以胡廣之賢而不免為

郡散吏袁安世傳易學而不免為縣功曹應奉讀書五行

並下而為郡決曹吏王充之始進也劉歆辟為從事徐穉

之初筮也太守請補功曹蓋當時仕進之路如此初不以

為屈也

主事 二漢有之漢光祿勳有南北庭主事主三署之事於諸

郎之中察茂材者為之後漢范滂自光祿四行遷光祿主事時

止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泰聞之曰范滂孟博者豈

宜以公禮隔之蕃乃謝之又胡伯蕃公沙穆並為之

七



令史 漢官也後漢尚書令史十八人曹有三人主書後增劇

曹三人合二十一人皆選於蘭臺符節簡練有吏能者為之官

儀云能通蒼頡史籀篇補蘭臺今史滿歲補尚書令史滿歲為

尚書即後漢章彪上疏曰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即職

而類多小人好名姦利其尚書即初與令史皆主文簿其職一

今者務簡可借俸省

也即缺以令史次者補之光武始革用孝廉孝廉耻焉以孝

廉為即稱病不就光武詔問竇病平羞為即乎對曰臣實不病

耻以孝廉為令史職耳帝怒林之數十詔問欲為即否耶曰能

殺臣者陛下不能為即者臣也中詔遣出終不能為即又即

中表著諸闕上書訟梁冀驕暴陰殺之學士劉尚為名儒素

善著異詔常補

舊制尚書郎隲滿補縣長令史補丞尉尚書令

鄭弘奏曰職尊賞薄多無樂者請即補千石令史為長帝從之

蜀志董厥為府令史諸葛亮稱之曰董

令史良士也後遷至尚書令史平臺事

按成周之制元士以士命官也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

者也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則未嘗曰官恭貴而

吏之繁賤也後世為胥吏者作姦犯科不自愛重放縱於

義理之外故為世所輕而儒者猶與耻為伍秦葉儒崇

史西都因之蕭曹以刀筆吏佐命為元勳故終西都之

世公卿多出胥吏而儒雅賢厚之人亦多借徑於吏以

發身其時儒與吏未甚分別故以博士弟子之明經者

補太守卒史而不以為愆元成以來至東漢之祊流品

漸分儒漸鄙吏故以孝廉補尚書郎令史而深以為耻

蓋亦習俗使然然胡廣楊安之進身者亦由郡吏而丁

耶則決不肯為尚書令史何也蓋東都亦未嘗廢試吏

入仕之塗故方其未遇而浮沉里巷無所知名也則雖

郡吏亦屑為之及其既以孝廉與科薦舉徵召則未免

自負清流雖尚書機要之地亦耻其為即令史矣然考

晉書百官志魏青龍二年尚書陳矯奏置都官騎兵合

九二十五即每一即缺白試諸孝廉能結文案者五人



謹封奏其姓名以補之然則丁邯雖誓死不為而自光武立法之後孝廉之為即者遂為久例歟

都事 晉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與左右丞總知都臺

事宋齊八人梁五人謂之五都令史職與晉同舊用人常輕武帝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領眾局亦乃方軌二丞頃

須求才未臻妙簡可革用士流以盡時彥乃以都令史視奉朝

請其時以大學博士劉訥兼殿中都司空法曹參軍劉顯兼吏部都宣毅墨曹參軍王顯兼中兵都

隋開皇初改都令史為都事置八人煬帝分隸六尚書六人領

六曹事唐因之

主事 後魏於尚書諸司置主事令史隋於諸省又各置主事

令史煬帝三年並去令史之名但曰主事隨曹閑劇而每十令史置一主事不滿十者亦一人雜用士人唐並用流外

右歷代都事主事皆吏長之名也

西晉令史朝晡詣都座朝江左唯早朝而已賈充為長書令以

目疾表置省事吏四人尚書置省事自此始也其品職與諸曹

令史同劉卞入大學試經為基四品吏訪問令寫黃紙一鹿車

於朕世何官緯答曰尚書令史堅曰卿宰相材王景畧之儔而朕不知宜其亡也

晉宋蘭臺寺正書令史雖行文書皆有品秩朱衣執版孔覲為

御史中丞坐鞭令史為有司所糾梁陳與晉宋同

後魏令史亦朱衣執笏然謂之流外勳品

北齊尚書郎判事正令史側坐書令史過事令史皆平揖即無

拜

自隋以來令史之任文案煩屑漸為卑冗不象官品 開皇十

五年詔州縣佐史三年一代不得重任 煬帝以四省三臺皆



曰今史九寺五監諸府衛皆曰府史于時令史得官甚少年限亦賒

牛弘嘗問於劉炫曰按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較文不煩悉府史之任掌要自而已今之文簿常慮覆理鍛鍊苦辛甚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曰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遠也弘又曰後魏北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何由炫曰齊氏立州不過十二州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二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察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令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不省而欲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不用

唐武德初天下初定京師繹貴遠人不願仕流外始於諸州調佐史及朝集典克選不獲已而為之遂促年限優以叙次六七年有至本司主事及上縣尉者自此之後遂為宦途總章初詔諸司令史考滿者限試一經時人嗟異著于謠頌是歲京師飢司成三館學士並放歸本貫又擢立本姜恪為相立本善蓋恪有邊功當時為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三館學士放散五臺今史明經

張玄素少為刑部令史太宗嘗對朝臣問之曰卿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為縣尉時曰流外又問何曹玄素耻之出閣殆不能步色如死灰褚遂良上疏以為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素雖寒微陛下重其材擢至三品豈可復對群臣窮其門戶棄宿昔之恩使之鬱結於懷何以責其伏節死義乎上曰朕亦悔之孫伏伽與玄素在隋皆為令史伏伽於廣坐自陳往事一無所隱



高宗永徽時吏部侍郎劉祥道上言三省都事主事三書比選補皆取流外有刀筆者雖欲參用士流率以儔類為耻前後相沿遂成故事且掖省崇峻王言秘密尚書政本人物所歸專責曹史理有未盡宜稍革之以清其選

元宗開元十七年國子祭酒楊場上言省司奏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竊見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不應獨抑明經進士也

按張玄素事太宗深以流外為耻被創業之時依乘風雲致位將相其發身微賤蓋有甚於流外者矣不必耻也然至明皇時承平已久正當分別流品汰除冗濫以清士途而流外出身歲不下二千人蓋唐進士科取人頗少士欲求用而有所限制則捷出它徑處汙穢而不

虛矣

劉晏為度支使常以為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常言士陷賊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脩吏雖廉潔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污

鄭餘慶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主書滑渙與宦人劉光琦相倚為姦每宰相議為光琦沮變者令渙往請必得由是四方資餉奔委之弟泳至官刺吏杜佑鄭綱頗姑息而佑常行輩待不名也至餘慶議事渙傲然指畫諸宰相前餘慶叱去後渙以賊敗憲宗聞而善之

唐法置公廨本錢以諸司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吏歲滿授官見門選

選

文獻通考卷三十五

二十二



凡流外兵部禮部舉人即官得自主之謂之小選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中書奏吏部流外銓諸色選人試判兩節並以優劣等第申奏文優者宜超一資注擬次者依資又其次者與同類官中比擬仍準元勅業文者任徵引古今不業文者但據公理判斷可否不當罪在有司

宋太祖皇帝開寶五年詔流外選人經十考入令錄者引對方得注擬驅使散從官伎術人資考雖多亦不注擬

上親閱諸司流外人勒歸農者四百人

六年上知堂後官擅權多為姦賊欲更用士人命選令錄簿尉充之而有司所選終不及數乃召舊任者四人面加戒勵令復故

太宗端拱元年詔河南府法曹參軍梁正辭楚丘縣主簿喬蔚等五人為將作監丞充中書堂後官堂吏拔選人授京官為之

自此始也

二年上親試舉人有中書守當官陳貽慶舉周易學究及第上知之令追奪所授勅牒釋其罪勒歸本局因謂侍臣曰科級之設待士流也豈容走吏冒進竊取科名乃詔自今中書樞密宣徽學士院京百司諸州繫職人吏並不得離局應舉

至道元年以堂後官樂崇吉為度支副史崇吉提點中書五房公事明習文法清白勤事故上越次而用之即召堂後官著作郎楊文質為秘書丞代掌五房事謂之曰汝見擢用樂崇吉否當自勉勵也

雍熙時以堂後官充職事官仍詔除入謝外不赴朝參見宰相禮同胥吏

尋又詔流外出身曾坐真徒歷四任不入令錄

真宗咸平元年詔吏部銓凡注諸縣令佐勿得全用流外



流外補選之例五省御史臺九寺三監金吾司四方館職掌每歲遣近日與判銓曹就尚書省同試律三道中者補正名理勞考後以就試人多懷挾傳本乃有鎖院巡搜糊名之法試百司吏人問律及疏所對合格復口誦之以防懷挾傳授之弊然其自叙勞績臣僚為之陳請特免口誦謂之優試得優試者率中選後因言者遂復減吏部考試百司人歲以二十人為額毋得僥倖求優試

神宗熙寧三年詔中書置檢正五房公事官一員每房各置檢正公事二員並以士人升朝官充

石林葉氏曰樞密都丞旨與副丞旨祖宗皆用士人比僚屬事參謀議真宗後天下無事稍稍遂皆用吏人歐公建言請復舊制而不克行熙寧初始用李評為都丞旨評初受命文潞公為樞密使以舊例見之不為禮評訴於神宗

上命史官檢詳故事以久無士人為之檢不獲乃請復舊例門使見樞密之禮

按檢正都承後來皆從官為之今觀此則知祖宗立法之初或命胥吏或命士人固無定例也既胥吏所嘗為之官則宰相所以待之者宜其禮貌少殺於士大夫然攷之國史檢正之初立也鄧綰實為之鄧以上書阿附新法進身有笑罵從它笑罵好官須我為之之語則豈以克檢正為慝者哉

知徐州蘇軾上言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士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任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



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為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為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辭取人故得士為多黃霸起於卒吏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史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目自達者皆爭為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它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鯁為之制今世胥吏牙校皆奴僕傭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吏牙校而胥吏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九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兼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鈔而課之鎮稅場稅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材者第其功閱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進至朝廷察其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

按祖宗時吏可出仕為官而外官又可以入為省吏嘗觀歐陽公集外制有堂後官李元方可大理寺丞審官院令史馬登可遂州司戶前杭州司理參軍范衮可衛尉寺丞充堂後官等制皆在昭陵之時蓋不特藝祖太宗朝為然也今坡公復拳拳欲立吏人出官之法蓋祖



宗時省院要路之吏可以年勞出官而州縣小吏則未  
有入仕之法此五路人士既拙於文詞多不能以科目  
發身則立試吏之途以收拾之亦良法也

哲宗元祐元年監察御史上官均言百司胥史大率積系及二  
十餘年方得出官惟三省吏為最優幸凡干點檢諸司文書率  
隨其司酬獎減年出官最速其未願出官者坐理資任至為郡  
守宜加裁抑使無過厚則雜流可以少損

先時中書後堂官提點五房官雖未至員外郎奏補聽如舊制  
至崇觀時蔡京優待堂吏往往至中奉大夫或換防禦使觀察  
使由此任子百倍以前

朝野雜記曰堂後官者三省諸房都錄事也補職及一年  
改宣教郎五年願出職者與通判一年以上予郡建炎初  
李伯紀為相建請堂吏出職止通判從之迄今不改又曰

凡吏職年滿依法補授將仕郎後有恩賞者許依舊職  
用考第開陞至從政郎止其不因年勞非泛補授者未得  
注擬具元補因依奏裁

○賞選進納

漢文帝從晁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第二等稍增至  
四千石為五大夫第九等萬二千石為大庶長第八等各以多少級  
數為差

景帝二年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  
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無厭也其為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筭  
十以上廼得官服履曰訾舊錢筭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  
筭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為吏廉士無訾又不得官故減訾四筭得官矣訾與貴同廉士筭不必眾有市  
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筭四得官亡令廉士久  
失職貪夫長利



按漢初限訾富者乃得官蓋恐其家貧而為吏則必貪  
 故也然致富者多賈人而賈人又不得為吏有市籍即賈人也  
 然則訾不及筭與及筭而為賈人者皆不可以為官則  
 所限者衆矣故景帝詔減作筭四乃得官云  
 景帝時上郡以西旱復脩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人裁謂減省及徒  
 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

武帝時董仲舒對策言選即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

武帝即位于戈日滋財賄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

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府庫益虛乃

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

元朔五年置賞官命曰武功爵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

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乘鐸七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

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左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

以龍級十七萬九直三十餘萬金計十一級級十七萬金

功爵官者試補吏先除高故得試為吏先除用也位稍千夫如五

大夫千夫武功爵第七級五大夫故楊僕以千夫為吏殆謂此其

有罪有減二等爵得至樂卿買卿武功爵第八言以顯軍功軍

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即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

職廢耗

元狩四年除故鹽鐵官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

矣

元鼎二年始令吏得人穀補官即至六百石師古曰吏更遷補

秩得至六百石也

元鼎三年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聞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

齊民乃詔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誅送徒入財者得補郎

郎

法

去



選舉章

言被牽引者為其根株所逆常  
京徒役而能入財者即當補吏

按漢初入仕之塗不加澄汰愚民之棄本逐末而儲蓄  
不豐也遂立為貲筭之法愚吏之貧乏無籍而貪欲不  
厭也遂立為貲筭之法雖有愧於古人任賢使能之意  
然猶不過隨時以救弊而上之人物未嘗利其財也至  
武帝以征伐之餘用度不足始立賞官明開鬻賣之門  
入穀者入羊者入奴婢者煮鹽治鐵者皆得入仕至株  
送之法行則陷之以罪罟以取其財而復酬之以官於  
是名器益濫矣

西漢以貲為郎

如淳曰漢制貲五  
百萬得為常侍郎

張釋之

司馬相如

楊惲傳惲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即出錢市財用給文書廼  
得出名曰山郎

師古云郎官之職各有主  
故行錢財而擇其  
善以招權也

漢書高之傳史傳作史  
書  
師古云操持也切則也  
上府謂所屬之府右  
肅高職也

善部貨賂流行傳相放效惲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  
農以給財用長又也一歲之調度言總一歲所須其疾病休  
財物文書調度移司農以官錢給之其疾病休  
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有罪輒奏免薦其賢者即官化之莫  
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宮殿翕然稱之  
貢禹傳禹言孝文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  
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疑者予民無贖罪  
之法故令行禁止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自見  
功大威行遂從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法使犯法贖罪  
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  
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簿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  
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  
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諂逆而



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察其所以然者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賢不以實及有贓罪者輒誅毋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

按楊惲傳所載及貢禹所言大槩皆為貴即設也任官不以材德選而徒擇其貲力之富厚豈理也哉然貲即之見於漢史者惟張釋之司馬相如釋之十年不得調有父宦減仲產之嘆相如亦謝病乃歸成都家徒四壁立蓋其初非以德選遂為世所輕而宦亦不達故貲產之富厚者反因游宦而貧雖以釋之之才相如之文苟非異日它有以見知人主自致顯融則必為貲即所累終身坎壈矣士之所以進身者其發軔可不審哉黃霸傳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夫輸財於官而得仕者猶不以右職畀之况徒以其家貲之厚而予之官者乎

輸財得官

卜式武帝時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不報再獻錢三十萬拜郎中後為御史大夫封侯

黃霸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坐同產有罪劾免後復入穀沈黎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至丞相

楊僕以千夫為吏千夫即武功賞第七級至樓船將軍封侯

東漢安帝永初三年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得為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湜騎營士各有差

桓帝延熹五年占賣關內侯虎賁羽林湜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



靈帝光和元年

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山陽公載記曰時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貯之

中平四年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

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崔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帝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烈於是聲譽衰減

帝欲以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中使督之名為左騶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績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此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故不登公位

劉陶為京兆尹到職當出脩官錢直千萬時拜職名當出買錢陶既清貧而耻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重陶才原其罪

武帝靈帝賣官之事同而其指意則異武帝取之於豪富之百姓蓋風以毀家紓國之公誼故卜式黃霸雖以貲財進身而不害其為名士也靈帝取之於貪饒之公卿蓋縱其剝下媚上之私心故崔烈張溫雖以公譽登仕而無救其為小人也

晉武帝太康三年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毅曰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右人猶克已為治南平吳會一同天下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不如也

後魏明帝時孝宣二年初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罄遂頒入粟之制輸粟八千石賞散俟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



職人輸七百石賞一大階授以實官白人輸五百石聽依第出身千石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石入京倉者授本州統各有差

唐置公解本錢以諸州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每司九人補於吏部所主纔五萬錢以下市肆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歲滿授官諫議大夫褚遂良上言七十餘司更一二載捉錢令史六百餘人受職太學高第諸州進士拔十取五猶有犯禁罹法者况屬肆之人苟得無耻不可使其居職太宗乃罷捉錢令史復詔給百官俸

又令文武職事三品以上給親事帳內以六品七品子為親事以八品九品子為帳內歲納錢千五百謂之品子課錢凡捉錢品子無違負者滿二百日本屬以簿附朝集使上于考功兵部

南十歲量文武授散官

至德二年七月宣諭使侍御史鄭叔清奏承前諸使下召納錢物多給空名告身雖假以官賞其忠義猶未盡才能今皆量文武才藝兼情願穩便據條格議同申奏聞便寫告身諸道士女道士僧尼如納錢請准勅廻授餘人并情願還俗授官勲邑號等亦聽如無人廻授及不願還俗者准法不合畜奴婢田宅資財既助國納錢不可更拘常格其所有資財能率十分納三分助國餘七分並任終身自蔭身歿之後亦任廻與近親又准勅納錢百千文與明經出身如曾授業粗通帖策脩身謹行鄉曲所知者量減二十千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灼然有憑帖策不甚寥落者減五十千文若粗識文字者准元勅處分未曾讀書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應授職事官并勲階號及贈官等有合蔭子孫者如戶內兼蔭丁中三人以上免課役者加一百千文每加一丁中累加三十千文其商賈准令所在收稅如能據



所有資財十分納四助軍者便與終身優復如於勅條外有悉以家產助國嘉其竭誠待以非次如先出身及官資並量資歷好惡各據本條格例節級優加擬授如七十以情願授致仕官者每色內量十分減二分錢時屬幽寇內侮天下多虞軍用不充禁為制尋即停罷元和十二年詔入粟助邊古今通制如聞定州側近秋稼方登念切救人不同常例有人能於定州納粟五百石者放優出身仍減三選一千石者無官便授解褐官有官者依資授官二千石者超兩資如先有出身及官情願減選者每三百石與減一選

勅入蕃使不得與私覲正員官告量別支給以充私覲

舊例使絕域者許賣正員官十員取貴以備私覲雖優假遠

使殊非典法故革之

十五年復其制入回鶻使仍舊與私覲正員官十三員吐蕃使

八員宋興以來所重者獨進士若納粟授官止贖刑而已於民政無預也

神宗熙寧元年行入粟補官法出將作監主簿助教告勅七十道付河北安撫司募人入粟尋又賜河東空名勅誥

徽宗宣和三年臣僚言元豐所立進納官法多所裁抑應入令錄及因賞得職官止與監當該磨勘者即換授降使臣仍不

免科率法意深矣邇者東南用兵民入金穀皆得補文武官理選依限如官戶此不便也且富而入納者皆嘗與不入納者均

授科取今復其戶不輸是得數千緡於一日而失數千斛於無窮也况大戶得復則移其科於下戶下戶重貧州縣緩急當責

何人辦事况不注監當不限磨勘與士大夫涇渭並流駑驥同早又弊之大者乞改用進納本法詔近東南捕賊入金粟而補



之官與常平法進納者異可如已命毋改該注親民官而有田業在所蒞其毋得注

高宗紹興二十年用吳逵言置力田科命江浙福建監司守臣募民往兩淮開墾田地歲收穀五百石歸官莊者免本戶差役七百石補進義副尉至四千石補進武校尉並作力田出身其被賞後再開墾及元數許參選如法理名次在武舉特奏名出身之上遇科場許赴轉運司應舉

孝宗淳熙二年詔進納補官請舉年及合免舉之人許納補授文書直赴南省

七年中書門下省言湖南江西旱傷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凡出米賑濟繫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 一千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選將仕郎者聽二千石補進武校尉如係進士與免文解一次四千石補承信郎如係進士與補上州文學五千石補承節郎如繫進士補迪功郎

方伎

西漢衛綰以戲車為郎事文帝 仕至丞相

鄧通以濯船為黃頭郎 後幸

周仁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為舍人 仕至侍中

吾丘壽王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 仕至太中大夫

荀彘以御見侍中

武帝時虞初以方士侍祠

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

武帝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技之士咸得自

効絕倫超奇者為右亡所阿私 龜英傳

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趙定龔德皆召見待詔

伍宏以醫待詔



武帝時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

又有本草待詔郊祀志

范曄東漢書方伎傳論曰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挾道

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焉謂李少翁樂大之徒後王莽矯用

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騁馳穿鑿爭談

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錄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

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

數不乏於時矣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

為宜見藏擯謂桓譚賈逵張衡之流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

多畏蓋謂此也

東漢書方術傳所載在仕路者

任文公善天官風角仕至司空掾

郭憲善術仕至光祿勳

許楊善術曉水脉仕至都水掾

王喬有神術仕至縣令

謝夷吾善風角仕至大守

李邵善河洛風星以孝廉舉仕至司農

樊英士聘仕至光祿大夫

公沙穆善河洛步推之術仕至司農

單鳳善天官算術仕至中太守

韓說善圖緯仕至江夏太守

按史所載兩漢士大夫明方術善技藝而在仕途有至

大官者如衛綰周仁吾丘壽王則假方術以進而自他

有文行以取顯貴者也如李邵樊英之徒則雖善方術

而本不假此以進身取位者也然攷東漢書方術傳所

載則終身肥遯不求聞達者甚多有不應辟舉者有變

姓名不知所終者其賢士也其與後世之以一技自名

而奔走形勢之途以為干名徇利之階者大有逕庭矣

唐高祖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綱諫曰古者

樂工不與士齒雖賢如子野師襄皆終身繼世不易其業唯齊

末封曹妙達為王安馬駒為開府有國家者以為股監今天下

新定建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擢舞胡為

文獻通考卷三十五  
選舉 童科  
三十一  
列中



五品使鳴玉曳組趨蹌廟廊非所以規模後世也上不從曰吾業已授之不可追也

故事伎術官皆本司定送吏部附甲謂秘書殿中太常左春坊大僕等伎藝之官唯得本司遷轉不得外叙若本司無闕聽授散官有闕先授若再經考滿者聽外叙

唐制凡醫術不過尚藥奉御陰陽卜筮圖畫工巧造食音聲及天文不過本色局署令鴻臚譯語不過典校署令

中宗神龍元年太白山人鄭普思以方術除秘書監其年又除方術人葉靜能為國子祭酒

玄宗開元七年勅出身非伎術而以能任伎術官者聽量與員外其選叙考勞不須拘伎術例

天寶十三載吏部奏准格伎術官各於當色本局署員外置不得同正員之數從之

文宗太和五年初諸色藝能授官今後如有罪犯停職者委本司牒報吏部不在叙用限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初胡柳之役伶人周運為梁所得帝每思之入汴之日運謁見於馬前帝甚喜運涕泣言曰臣所以得生全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就陛下乞二州以報之帝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既而伶人憂以為言帝謂崇韜曰吾已許運矣侯吾懸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當為我屈意行之乃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宣州刺史時親軍有從帝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宋太祖皇帝開寶十年詔司天臺學生及諸司伎術工巧人不得擬外官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禮考一百一十五  
列中



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五  
教坊使衛德仁以老求外官且授同光故事乞領部上曰用  
伶人為刺史此莊宗失政豈可效之耶宰相擬上州司馬上  
曰上佐乃士人幼處資望甚優亦不可輕授此輩似當於樂  
部遷轉乃以為太樂署令

貞宗天禧元年詔伎術人雖任京朝官宋刑院不在磨勘之  
例

魯國長公主以趙自化藥餌有功請授尚食使兼醫官院事  
上曰自化頃因雍王元份以求刑郡尋諭以方伎之流不可  
任郡今復有此請命樞密使召戒之

乾興元年中書言舊制翰林醫官圖畫琴棋待詔轉官止光祿  
寺丞天禧四年乃遷至中允贊善洗馬同正請勿論此制唯  
特恩至國子博士而止

徽宗天觀四年併書學生入翰林書藝尚書學生入翰林圖畫  
尚書學生入太醫局而筆書生則歸之太史局



文獻通考卷三十六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駟 應房 校刊

選舉考 舉官

虞書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

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載行采事也稱

其人之有德必舉事以為驗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懷寬弘性懷柔而立立願而恭亂

而敬亂治擾而毅擾順也直而溫直而溫簡而廉性簡大而剛而塞斷

而實實彊而義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明九德之常以日宣三德夙夜浚

明有家九德中有其三宣布夙夜浚須也日嚴祗日嚴祗

敬六德亮采有邦嚴敬其身行六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

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周官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按古人之取士蓋將以官之然則舉士之與舉官非二途也三代之時法制雖簡而考核本明毀譽既公而賢愚自判往往當時士之被舉未有不入官者也降及後世巧偽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為舉士之途銓選為舉官之途二者各自為防閑檢柅之法至唐則以試士屬之禮部試吏屬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銓選之法日新月異不相為謀蓋有舉於禮部而不得官者不舉於禮部而得官者則士所以進身之塗輒亦復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於是立舉士舉官兩門以統之然三代兩漢之時二者本是一事故據其事實原其法意之詳於士者入舉士門詳於官者入舉官門然大槩未嘗各自立法如後世之為也故所紀多互見必參考然後

得之

秦自孝公納商鞅策富國彊兵為務任進之途唯闢田與勝敵而已至始皇遂平天下

中執法中丞也

漢高祖十一年詔曰賢士大夫既與我定有天下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有肯從吾游者吾能尊榮之布告天下其有稱明法者御史中執法郡守必身勸勉遣詣丞相府置行義及年有其人而不言者免詳見舉士門

景帝詔曰有市籍貨多得官廉士寡欲易足今貨筭十以上乃得官貨少則不得官朕甚憐之戒至四筭得官詳及註見貨選門

漢制八郡國之官非傳相其他既自署置又調僚屬及部人之賢者舉為秀才廉吏而貢於王庭多拜為郎居三署無常負或至千人屬光祿勳故鄉校牧守居閑待詔或郡國貢送公車徵起悉在焉光祿勳復於三署中銓第郎中歲舉秀才廉吏出為



師古云泛濫也音方勇  
及泛濫者言馬有逸氣  
而不循軌轍也  
所音土各及馳音武商  
及所音土各及馳音武商  
也馳者放廢不遵禮度

他官以補闕員

武帝元封五年以名臣文武欲盡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謂被世議論也夫泛駕之馬跡施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先公曰汲黯常諫帝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供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材將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帝笑曰有材不肯盡用與無材同不殺何施蓋至是名臣文武欲盡則黯之說十餘年而遂驗矣帝徒知殺之之易而不知招之之難也無惟乎詔下而無有應書者雖然帝於是春秋高而血氣亦浸定矣

光祿元年詔丞相御史舉實樸淳厚謙遜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

師古曰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考較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賢否也

按西都舉人之法如孝廉及賢良方正有未仕而舉者有既仕而舉者至是復詔舉此四科蓋未仕者則以此開選舉之門而既仕者就以此定考課之法也

陽朔二年奉使者不稱詔丞相御史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克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元延元年詔以日食星隕令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哀帝建平元年詔大司馬列侯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淳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

東漢之制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

選舉  
三  
余甫



曹尚書亦曰選部

光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材各一人廉吏各一人左右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郎茂材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一人監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各一人改前漢常侍曹尚書為吏部尚書其所進用加以歲月先後之次又詔三公以四科辟召見辟舉門

舊制光祿舉三著郎以高功又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材四行循

淳厚質朴謙遜節儉也

明帝末元九年令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以上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

章帝時詔復用前漢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凡所舉士先試之以職乃得克選其德行尤異不宜試職者疏於它狀舉非人兼不舉者罪

武帝因董仲舒之言立制故事在丞相府今復用之第一科補西曹南閣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辭八奏四科補賊

決

和帝末光五年詔曰選舉良材為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由鄉曲而郡縣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勅在所試之以職乃得克選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別著狀上而宣布以來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從好司隸刺史訖無糾察今新蒙赦令且復申勅後有犯者顯明其罰在位不以選舉為憂督察不以發覺為務非獨州郡是以庶官非人下民被傷由法不行故也安帝末初二年詔王主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其經明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

末初五年詔三公特進九卿校尉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陣任將

是與

二大

六

列中



帥者

安帝時三府任輕陳忠上疏曰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

延光二年詔選三著即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

順帝陽嘉元年詔曰間者以來吏政不勤故災咎屢臻盜賊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選舉不實官非其人今刺史二千石之選歸

任三司三公也其簡叙先後情覈高下歲月之次文武之宜務存厥衷

二年即顛上疏曰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書奏帝復使對尚書觀對曰

今選舉皆歸三司非古周召之才而當責任之重每用選有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共心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

遷者競相謁謝各遣子弟克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尚書職在機衡官禁嚴密私曲之意蓋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

按自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故選舉之任亦在尚書今陳忠之說如彼而即觀之說復如此要之三公與尚

書均是人也得其人則皆能舉賢失其人則皆不免徇私苟欲徇私則何所不至而謂其職在機衡官禁嚴密

私意不得通踈矣

永和三年令大將軍三公舉故刺史二千石及見令長郎謁者四府掾屬剛毅武猛謀謨任將帥者各二人特進鄉校各一人

左雄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常坐賊受罪周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我選清高舉曰詔書使郡選武猛不使郡選貪汙也



桓帝時綱紀墮紊凡所選用莫非情故時議以州郡相阿人情

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之人不得相臨遂有三互法謂三互

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不得交互為官是時史弼遷山陽禁網益密選

用采艱幽冀二州又缺而公府限以三互經時不補議即蔡邕

上言曰幽冀舊壤缺職經時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而坐設三

互自坐留閔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

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互限以末制願蠲除近禁無拘三互以

差厥中書奏不省

靈帝時呂彊上言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

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

書奏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勅用

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

勞苦乎

黃琬為五官中郎將陳蕃為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

制光祿舉三署即以高功又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材四行時

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師

為之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材於是琬蕃同心顯用名士平

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殷參等並以才行蒙舉蕃琬遂為權

富即所見中傷坐免官禁錮

曹公初建魏府以毛玠崔琰為東曹掾吏銓衡人物選用先尚

勤儉於是天下士人皆砥礪名節務從約損和洽言於公曰天

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檢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

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儀更有著新衣好車者不謂之

廉潔至今士大夫故汚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

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

之行以檢殊途勉而為之心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



已凡激詭之行則容偽矣

魏文帝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

見舉上門

漢昭烈既崩諸葛孔明秉政懲惡舉善量能授任不計資叙時  
犍為郡守李嚴以楊洪為功曹嚴未去郡而洪以才能已為蜀  
郡守洪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未去郡而祗已為廣漢郡守  
孫氏有江東選曹尚書主選舉吳郡暨艷性峭刻好清議為  
尚書以即署混淆多非其人艷欲激濁揚清別其善否乃覈  
選三署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居位貪婪恣節卑污者皆  
以為軍吏置之管府於是怨聲囂然競言艷用私情虧公法  
艷坐自殺

明帝太和之後俗用浮靡通相標目而夏侯諸葛何鄧之儔有  
四聰八達之稱帝深所嫉之於是惡士大夫之有名聲者或禁  
錮廢黜以懲之帝曰選舉草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

吏部尚書盧毓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  
慕善然後有名

其後士人多務進趨廉遜道缺劉寔著崇讓論以矯之其畧  
曰古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  
人情莫不皆欲已之賢故勸令讓賢以自明故讓道與賢能  
之人不求而自至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具任為百官之  
副亦先具矣一官缺擇眾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  
在朝之士相讓於上下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為  
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  
行則賢不肖殊矣故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眾  
之稱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能  
全其名矣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任  
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按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

顏昂



家之子則必為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後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夫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材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為貴耶直以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不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為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益讓能罷伯夷讓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季代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叙用之官得通表章其讓賢推能乃通其章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則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公缺三公已先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為詳也推之四征尚書郡守

皆然夫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停缺而選不可同歲而論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為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讓也夫貴讓則賢智明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脩己者多矣雖賢智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騫進取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矣夫如此愚智皆知進身求通非循之於已則無由進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止矣

齊王嘉平初夏侯玄請使官長各考其屬能否而中正則惟攷

行跡詳見舉士門

晉武帝泰始七年詔公卿以下舉將帥各一人

太康九年令內外群官舉清能拔寒素又令舉守令之才

晉依魏氏九品之制內官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外官州有大

劉其



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凡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其人  
居及祖父官名

山濤爲吏部尚書再居職共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  
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  
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  
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單賤天下便化之而濤行之自  
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  
公啓事

侍中彭權遷當選代按雍州刺史郭奕高簡有雅量在朝  
廷足以肅正左右衛將軍王濟才高美茂後來之冠此二  
人誠顧問之秀聖意倘惜濟主兵者驍騎將軍荀愷智器  
明敏其典宿衛終不減濟博士祭酒庾純疆正有學義亦  
堪此選國學初建王荀已亡純能其事宜當小留粗立其

制不審宜爾有當聖旨者否又尚書令缺宜得其人征南  
大將軍祐體義立正可以肅整朝廷又云有疾苦者大將  
軍雖不整正須筋力戎馬間猶宜得健者征北大將軍瓊  
真正靜一中書監荀勗達練事物三者皆人彥不審有可  
參舉者否

王戎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始爲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  
姓然後授用司隸傅咸奏戎曰昔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  
明今內外群官居職未替而戎奏還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  
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正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  
驅動浮華虧敗風俗宜免戎官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戎  
與時卷舒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沉戶調  
門選而已

戎有人倫鑑識嘗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實莫知



其名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  
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縵縵初六反如束長  
竿族第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戎輒託疾不見敦後  
果為逆亂其鑑賞先見如此

按西晉時以吏部尚書執用人之柄山濤王戎相繼居  
是職二人雖賢否不同而皆有知人之鑑巨源啓事中  
所處分者內則要地外則方面戎所評議者亦一時名  
勝非後進小吏也蓋當時尚書權任之重如此後來居  
是職者既未嘗有二公之鑑識且其所權衡不過么麼  
微官所謂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使義均行鴈次若貫魚  
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者是也近世  
葉水心言今之大臣以堂除與人者乃昔日銓選常行  
之事大臣不知其職任有大於此者而止以堂除為宰

相之大權則毋恠銓選為奉行文書之地也使今日銓  
選得稍稍自用若堂除之選盡歸銓部然後大臣知職  
任而銓選亦能少助朝廷用人尚書侍郎不虛設矣此  
語足以箴後來之失然後來之大臣苟非作姦擅權固  
毋以異於吏部之銓衡如蕭何之以大將舉韓信狄仁  
傑之以宰相舉張柬之其事亦寥寥矣

九品之法漸敝中正任久愛憎由已遂計官資以定品格天  
下唯以居位為貴尚書僕射劉毅上言九品始因魏初喪亂  
是軍中權時之制非經久之典也宜用土斷復古鄉舉里選  
之法因言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人物難知一也愛憎  
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九品不  
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



以狀取之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况不實者乎詳見舉士門

按既曰九品中正之官設之於州縣是即鄉舉里選之遺意然未仕者居鄉有履行之善惡所謂品也既仕者居官有才能績效之優劣所謂狀也品則中正可得而定狀則非中正可得而知今欲為中正者以其才能之狀著於九品則宜其難憑要知既入仕之後朝廷自合別有考課之法而復以中正所定之品目第其升沉拘矣况中正所定者又未必允當乎

宋營陽王時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散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措懷自此以上故宜互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黃紙錄尚書與

吏部尚書連名故云署紙尾宋黃門第五品也

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郡縣以六周而代刺史或十餘年及孝武即位仕者不復拘老幼守宰以三周為滿時中軍錄事參軍周即上疏曰今為政者宜以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帥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七至二十皆令習武訓以書記圖緯忠孝仁義之禮廉讓恭勤之則授以兵經戰畧軍部舟騎之容挽彊擊刺之法習經者五年有成而言之司徒習武者三年能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郎更求其言行攷其事業必不足取者雖公鄉子弟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為吏兼述農桑生植之本及禮教刑政之端帝省之不悅左衛將軍謝莊以其時搜才路狹又上表曰九服之曠九流之難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鑑易限而天下之才難源以易限之鑑照難源之才使國無遺授野無滯器其可得乎請普令



選舉 舉官 文獻通考卷三十六 十一  
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銓用不從帝又不欲重權在下乃分  
吏部置兩尚書以散其權

裴子野曰官人之難尚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察其誠信  
出入觀其志義憂難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求其理臨之  
以糶以察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然後  
貢于王庭其在漢家州郡積其功能五府舉為掾屬三公  
參其得失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衆故能官得  
其才罕有敗事魏晉易是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險如溪  
壑擇言觀行猶懼弗周况今萬品千群俄折乎一面庶僚  
百位專斷於一司於是囂風遂行不可抑止干進務得兼  
加譖黷無復廉恥之風謹厚之操官邪國敗不可紀綱假  
使龍作納言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况後之官  
人者哉孝武雖分曹為兩不能反之於周漢朝三暮四其

庸愈乎

顏峻為吏部尚書留心選舉奏無不可後謝莊代峻意多不  
行峻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訴常歡笑答之人言顏  
峻嗔而予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

按自魏晉以來州郡無上計之事公府無辟召之舉士  
之入仕者始則中正別其賢否次則吏部司其升沉而  
已所以尚書之權最重而其於人恩怨亦深故賈文與  
任愷爭權則啓令其典選俾之易生間隙蔡廓以主閭  
時艱不欲居通塞之地蓋非精於裁鑑者不能稱其任  
而恬於權勢者多不樂居其位也

齊因宋代限年之制鄉舉里選不覈才德其所進取以官婚胄  
籍為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  
貌以圖進者

詳見舉士門

選舉

文獻通考卷三十六

十一

職中



左僕射王儉請解領選謂褚淵曰選曹之始近自漢末今若  
反古使州郡貢計三府辟士與衆共之猶賢一人之意古者  
選衆今則不然竒才絕智所以見遺於草澤也淵曰誠如鄉  
言但行之已久卒難爲改也

梁初無中正制年二十五方得入仕天監中制九流常選年未  
三十不通一經者不得爲官詳見舉士門

陳依梁制凡年未三十不得入仕唯經學生策試得第諸州迎  
主簿西曹左奏及嘗爲挽即得未壯而仕諸郡唯正王爲丹陽  
尹經迎得出身者亦然庶姓尹則否有高才異行殊勲別降恩  
旨叙用不在常例凡選無定時隨缺則補官有清濁以爲升降  
從濁得清則勝於遷若有遷授吏部先爲白牒列數十人名尚  
書與參掌者共署奏勅或可或否其可者則下於選曹量貴賤  
別內外隨才補用以黃紙錄名八座通署奏可乃出以付於典

名典名書其名帖鶴頭板條容整儀送所授之家其別發詔除  
者即宣付詔局詔局草奏聞勅可黃紙寫出門下門下答詔請  
付外施行又書可付選司行名得官者不必皆待名到但聞詔  
出明日即入謝後請尚書上省拜受若拜王公則臨軒凡拜官  
皆在午後初武帝承侯景喪亂之後綱維頽壞制度未立百官  
無復考校殿最之法但更年互遷驟班進秩法無可稱者後徐  
陵孔奐繼爲吏部尚書差有其序

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銓擇可否其秀  
才對策第居中上表叙之

武帝和平三年詔曰今選舉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處後晚進  
居先豈所謂彝倫攸叙也諸曹選補宜各書勞舊才能其後中  
正所銓但在門第吏部彝倫仍不才舉

崔浩爲冀州大中正薦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數十人各起家



為郡守景穆帝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為郎吏又守宰人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高允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較勝於上何以能濟

郭祚為吏部尚書特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即云此人便已貴矣由是事頗為稽滯頗招怨讟然所拔者量材稱職士論歸之

孝文勵精求治內官通班以上皆自考覈以為黜陟

見考課門

任城王澄為吏部尚書詔澄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至迄選臣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另為三品量其優劣盡其能否咸無怨言

自太和以前精選中正德高鄉國者克其邊州小郡人物單鮮者則併附它州其在選陋者則闕而不置當時稱為簡當頗謂

得人及宣武孝明之時州無大小必置中正既不可悉得其人故或有庸鄙者操銓覈之權而選叙類紊至正始元年冬乃罷諸郡中正時有以雜類冒登清流遂令在位者皆五人相保無人保任者奪官還役

清河王懌以官人失序上表曰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門品高下有恒若准資蔭自公卿令僕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則散騎秘著下逮御史長兼皆條例昭然文無虧沒自此或身非三事之子解褐公府正佐地非甲乙之類而得上宰行僚自茲以降亦多乖舛且參軍事專非出身之職今必釋褐而居秘著本為起家之官今或遷轉以至斯皆仰失先准有違明令非所謂式遵遺範奉順成規此雖官人之失相循已久然推其彌漫抑亦有由何者信一人之明當九流之廣必令該鑑氏族辨照人倫才識有限固難審悉所以州置中正



之官清定門曹品藻高卑四海畫一專尸衡石任實不輕故  
自置中正以來暨於太和之日莫不高擬其人妙盡茲選皆  
須名位重於鄉國才德允於具瞻然後可以品裁州郡綜覈  
人物今之所置多非其人乞明爲來制使官人選才備依先  
旨無令能否乖方違才易務并革選中正一依前軌庶清源  
有歸流序允穆靈太后詔依表施行而終不能用  
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請銓別選格  
排抑武夫不使預清品於是武夫憤怒羽林虎賁千餘人焚  
彝第殺其父子詔斬其兇彊者八人餘大赦以安之  
張彝既死靈太后乃命武官得依資入選既而官負少應調者  
多選曹無以處之及崔亮爲吏部侍郎乃奏爲格制官不問賢  
愚以停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需此人停日後者終不得取庸才  
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時沉滯者皆稱其能

亮甥劉景安貽書規之亮答曰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  
書擬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群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  
時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况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  
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鑑人  
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  
夫倔起而不解書計唯可曠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佩  
組乘軒求其烹鮮之效未嘗操刀而使剗割又武人至多宦  
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况一人冀  
一官何由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  
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

水心葉氏曰按蕭寶寅傳載魏世外官代還六年方叙內  
官四年爲限今亮立此格專以停罷後歲月斷之不總計  
其平生資歷抑新進拔滯淹故爲有意利柄在己人不得



千雖曰失之猶有所獲不若後世沉淪考任無復止法容  
僥倖長躁求使士大夫皆傲然取必於上其得失相較又  
遠矣

先公曰按停年格立於武人入選之後武人入選始於羽  
林作亂之餘此當時事情也通鑑述崔亮答書削去本旨  
已為未然胡氏葉氏之論古今得失則然矣而停年之所  
以立弗深攷也

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  
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及辛雄為吏  
部郎中上疏曰自神龜以來專以停年為選士無善惡歲久先  
叙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銓行之  
人以簡得老舊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筭以共理  
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其制雖煩不

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繆聚斂盈門囚執滿道蓋助陛  
下理天下者唯在守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  
所輕貴遊雋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為  
第一清中等為第二清下等為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具如  
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者  
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  
上下同心枉屈可申彊暴自息書奏會帝崩及孝莊帝初詔求  
德才文藝政事彊直者縣令郡守刺史皆叙其志業具以表聞  
得三人以上縣令太守刺史賞一階舉非其人者黜一階凡官  
郡守縣令六年為滿滿後六年乃叙

薛淑為吏部郎中上言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  
鴈次若貫魚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請積  
勞之中有材堪牧人者先在用之限其餘不堪者既壯藉其



力豈容老而棄之將佐丞尉去人積遠小小當否未為多矣  
宜依次補序以酬其勞不報

東魏元象中文襄王高澄秉政攝吏部尚書乃革後魏崔亮年  
勞之制務求才實自遷鄴以後掌大選知名者不過數西文襄  
年少高朗其弊也疎表書脩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遵彥風流  
辯給所取失於浮華唯辛術貞明簡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  
閥不遺衡鑒之美一人而已至孝昭帝皇建二年詔內外執事  
官從五品以上三府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  
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在三年之內各舉一人或夙在朝倫  
沈屈未用或先官後進今見停散或白屋之人巾褐未釋其高  
才良器允文允武理識深長幹具通濟操履疑峻學業宏贍諸  
如此輩隨取一長無待兼資方充舉限舉薦之文指論事實隨  
能量用必陳所堪不得高談謬加褒飾所舉之人止在一職三

周之內有犯死罪以下刑罪以下舉主准舉人之犯各罰其金  
自鞭以下舉主勿論若未經三載而更餘轉通計後官日月合  
滿三周凡所舉人必主事立功裨益時政不限年之遠近舉主  
之賞亦當非次被舉之人別當擢授其違限不舉依式罰金又  
擁旄作鎮任總百城分符共理職司千里凡其部統理宜委悉  
刺史於所管之內下郡太守縣令丞尉府佐錄事參軍以降州  
官州官都主簿以下但需在吏職及前為官并白人等並聽表  
薦太守則曹掾以下及管內之人亦聽表舉其大州中州下州  
畿內上郡中郡並三年之內各舉一人其不入品州并自餘郡  
守不在舉限

楊愔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為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  
時致謗言以為愔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

水心葉氏曰魏以停年致亂高氏反之觀此則奔走一時



材用以赴功名自不繫君德也銓叙群彥雖曰吏部之職然宰相知人能盡器使乃職業中一大事

後周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選舉小吏部下大夫一人以貳之初霸府時蘇綽為六條詔書其四曰擢賢良綽深思本始懲魏齊之失罷門資之制其所察舉頗加精謹及武帝平齊廣收遺逸乃詔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當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

樂遜上疏論選舉曰選曹賞錄勲賢補以官爵必宜與眾共之有明揚之授使人得盡心如覩白日其材有升降功有厚薄祿秩所加無容不審卽如州郡選置猶集鄉閭况天下選曹不取人物若方州列郡自可內除此外付選曹銓叙者旣非機事何足可密人生處世以榮祿為重脩身履行以基身名逢時旣難失時為易其選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

奏使功勤見知品物稱悅

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

開皇十八年詔京官五品以上及總管刺史並以志行脩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牛弘為吏部尚書構為侍郎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材最為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品以下官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

牛弘問於劉炫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其事何由炫曰往者州唯置紀綱郡置守丞唯令而已其所事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是吏部職令之迹皆屬考功所以繁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欲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行



自後周以降選無清濁及盧愷攝吏部尚書與侍郎薛道衡陸  
彥師等甄別物類頗為清簡而諧翹紛紜愷及道衡皆除名

沈既濟曰選法之難行久矣夫天產萬類美寡而惡衆人  
分九流君子孤而小人群雖消長迭有而善惡不常此古  
今之通理然也將退不肖而懲其濫必懸法以示人而俾  
人知思舉善以勸而不修自遠可以陰厲而潛移之固難  
明斥其惡而彊擠也暨艷張彝皆以不及是而敗悲夫斯  
理甚明蓋非英明之君不可以語焉故崔武當魏武而政  
舉盧薛值隋文而身墜時難不其然乎

煬帝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  
大業三年始置吏部侍郎一人分掌尚書職事時武夫參選多  
授文職八年詔曰頃自班朝治人乃由勳叙拔之行陣起自勇  
夫臺政害人寔由於此自後諸授勳官並不得因授文官職事

帝自江都幸涿郡御龍舟渡河入末濟渠勅選部門下內史御  
史四司於前船選補受選者三千餘人徒步隨船三千餘里不  
得處分死者什一二

致堂胡氏曰甚矣美才難得而凡馬之衆也夫自江都至  
涿郡隨舟徒行自東南而極北逝矣而受選之士三千餘  
人甘於重趼逐逐而不去以至死亡者于以見此三千餘  
人皆恣睢鬼瑣之流耳委以章綬錯諸百姓之上處於庶  
務之間夫知其不免於瘵曠之負也故善為天下者如漢  
光武唐太宗皆裁省吏員而賢才是擇惟恐其壅於上聞  
也專顧已私者不為官擇人入仕者數倍於員闕以收其  
虛譽而嶄然見頭角者則消磨汰斥之惟恐其與已軋也  
於是服膺官使新故更代往往恣睢鬼瑣之流而天下之  
禍亂起矣



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七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選舉考 舉官

唐制凡選有文武文選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皆為三銓尚書侍郎分主之凡官員有數而署置過者有罰知而聽者有罰規取者有罰每歲五月頒格于州縣選人應格則本屬或故任取選解列其罷免善惡之狀以十月會于省過其時者不叙其以時至者乃考其功過同流者五五為聯京官五人保之一人識之刑家之子工賈異類及假名承偽隱冒升降者有罰文書粟錯隱幸者駁放之非隱倖則不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適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為留不得者

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七



爲放五品以上不試上其名中書門下六品以下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而擬已注而唱不厭者得反通其辭三唱而不厭聽冬集厭者爲甲上于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然後以聞主者受旨而奉行焉謂之奏受視品及流外則判補皆給以符謂之告身凡官已受成皆廷謝凡試判登科謂之入等甚拙者謂之藍縷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卽授官凡出身嗣王郡王從四品下親王諸子封郡公者從五品上國公正六品上郡公正六品下縣公從六品上侯正七品上伯正七品下子從七品上男從七品下皇帝總麻以上親皇太后期親正六品上皇太后大功皇后期親從六品上皇帝祖免皇太后小功總麻皇后大功親正七品上皇后小功總麻皇太子妃期親從七品上外戚皆以服屬降二階叙娶郡

主者正六品上娶縣主者正七品上郡主子從七品上縣主子從八品上凡用蔭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從七品上從三品子從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從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從八品上從五品及國公子從八品下凡品子任雜掌及王公以下親事帳內勞滿而選者七品以上子從九品上叙其任流外而應入流內叙品卑者亦如之九品以上及勲官五品以上子從九品下叙三品以上蔭曾孫五品以上蔭孫降子一等曾孫降孫一等贈官降正官一等死事者與正官同郡縣公子視從五品孫縣男以上子降一等勲官二品子又降一等二王後孫視正三品凡秀才上上第正八品上上中第正八品下上下第從八品上中下第從八品下明經上上第從八品下上中第正九品上上下第正九品下中上第從九品下進士明法甲第從九品上乙第從九品下弘文崇文館



生及第亦如之應入五品者以聞書筭學生從九品下叙凡弘  
文崇文生皇帝總麻以上親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親一家聽  
二人選職事二品以上散官一品中書門下正三品同三品六  
尚書等子孫并姪功臣身食實封者子孫一蔭聽二人選京官  
職事正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供奉官三品子孫京官職官  
從三品中書黃門侍郎并供奉三品官帶四品五品散官子一  
蔭一人凡勳官選者上柱國正六品叙六品而下通降一階驍  
騎尉武騎尉從九品上叙凡居官必四考四考中中進年勞一  
階叙每一考中上進一階上下二階上中以上及計考應至五  
品以上奏而別叙六品以下遷改不更選及守五品以上官年  
勞歲一叙給記階牒考多者准考累加凡醫術不過尚藥奉御  
陰陽卜筮圖畫工巧造食音聲及天文不過本色局署令鴻臚  
譯語不過典客署令凡千牛備身備左右五考送兵部試有文

者送吏部凡齋郎太廟以五品以上子孫及六品職事并清官  
子為之六考為滿郊社以六品職事官子為之八考而滿皆讀  
兩經粗通限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擇儀狀端正無疾者武選  
凡納課品子歲取文武六品以下勳官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子  
年十八以上每州為解上兵部納課十三歲而試第一等送吏  
部第二等留本司第三等納資二歲第四等納資三歲納已復  
試量文武授散官若考滿不試免當年資遭喪免資無故不輸  
資及有犯者放還之凡捉錢品子無違負滿二百日本屬以簿  
附朝集使上于考功兵部滿十歲量文武授散官其視品國官  
府佐應停者依品子納課十歲而試凡一歲為一選自一選至  
十二選視官品高下以定其數因其功過而增損之  
高祖武德初天下兵革新定士不求祿官不克員有司移符州  
縣課人赴調遠方或賜衣續食猶辭不行至則授用無所黜退



不數年求者浸多亦頗加簡汰

舊制內外官皆吏部啓奏授之大則署制三公小則綜覈品  
流自隋以降職事五品以上官中書門下訪擇奏然後下制  
授之唐承隋制初則尚書銓掌六品七品選侍郎銓掌八品  
選三年一大集每年一小集其後尚書侍郎通掌六品已下  
選其貧外郎監察御史亦吏部唱訖尚書侍郎為之典自正  
觀以後員外郎乃制授之又至則天朝以吏部權輕監察亦  
制授之其銓綜也南曹綜覈之廢置予奪之銓曹注擬之尚  
書門下兼同之門下詳覆之覆成而後過官至肅宗即位靈  
武疆寇在郊始命中書以功狀除官非舊制也

凡諸王及職事正三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  
都護上州刺史在京師者冊授諸王及職事二品以上若文  
武散官一品並臨軒冊授其  
職事正三品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  
刺史並朝堂冊訖皆拜廟冊用竹簡書用漆五品以上皆

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視五品以上皆勅授凡制勅  
授及冊拜皆宰司進擬自六品以下旨授其視品及流外官  
皆判補之凡旨授官悉由于尚書唯員外郎御史及供奉之

官則否供奉官名起居補闕拾遺之類雖是六品以下  
官而皆勅授不屬選司開元四年始有此制唐取

人之路蓋多矣方其盛時著於今者納課品子萬人諸館及  
州縣學六萬三千七十人太史曆生三十六人天文生百五  
十人太醫藥童針呪諸生二百一十一人太卜卜筮三十人  
千牛備身八十人備身左右二百五十六人進馬十六人齋  
郎八百六十二人諸衛三衛監門直長三萬九千四百六十  
二人諸屯主副千九百八十八人諸折衝府錄事府史一千七百  
八十二人校尉三千五百六十四人執仗執乘每府三十二  
人親事帳內萬人集賢院御書手百人史館典書楷書四十  
一人尚藥童三十人諸臺省寺監軍衛坊府之胥史六千餘



人凡此者皆入官之門戶而諸司主錄以成官及州縣佐史未叙者不在焉至於銓選其制不一凡流外兵部禮部舉人郎官得自主之謂之小選太宗時以歲旱穀貴東人選者集于洛州謂之東選高宗上元二年以嶺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郎任仕人而官或非其才乃遣郎官御史為選補使謂之南選其後江南淮南福建大抵因歲水旱皆遣選補使郎選其人而廢置不常選法又不著故不復詳焉

太宗貞觀五年六月十一日勅准貞觀四年正月一日制春秋舉薦官中書門下奏常參官八品已上外官五品已上正員及額內得替者並停薦其使下郎官御史丁憂廢省官在外者望委諸道觀察使及州府長史其在京城委中書門下尚書省御史常參清官并諸使三品已上左右庶子產事少卿監司業少尹論德國子博士長安萬年縣令著作郎中允中舍秘書太

常丞贊善洗馬等每年一度聞薦至六年十二月一日勅自今已後王府官宜停薦其見任宰相及勳臣子弟亦不須舉人至八年每冬薦官比來所舉人數頗多自今以後中書門下兩省御史臺五品已上尚書省四品已上諸司三品已上應合舉人各令每人薦不得過兩人餘官不得過一人准前勅處分至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勅每年冬薦官吏部准式檢勘或成者宜令諸司尚書左右丞本司侍郎引試都堂訪以理術兼商量時務狀考其理識通者及考第事迹定為三等并舉主姓名錄奏試日仍令御史一人監試

按唐初所謂冬薦郎後來所謂舉狀也但如國子博士長安萬年縣令皆有薦人之權則其途亦廣然所薦必試而後用則薦人者亦必審而後發不至如後來全以請謁囑託而得之者矣



高宗總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引銓注法復定州縣升降為八等其三京五府都督都護府悉有差次量官資授之其後李敬玄為少常伯委事於員外郎張仁禕仁禕又造姓曆改狀樣銓曆等程式而銓總之法密矣然是時仕者衆庸愚咸集有偽主符告而矯為官者有接承它名而參調者有遠人無親而置保者試之日冒名代進或旁坐假手或借人外助多非其實雖繁設等級遞差選限增譴犯之科開緣告之令以遏之然猶不能禁大率十人競一官餘多委積不可遣有司患之謀為黜落之計以僻書隱學為判日無復求人之意而更求貨賄出入升降

黃門侍郎知吏部選事劉祥道上疏曰今之選司取士傷多且濫每年入流數過一千四百人是傷多也雜色入流不加銓簡是傷濫也古之選者為官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員少

也今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遂令九流繁總入隋歲積謹約準所須人量支年別入流者今内外文武官一品已下九品已上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畧舉大數當一萬四千人壯室而仕耳順而退取其中數不過支三十年此則一萬四千人二十年而畧盡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三十年便得一萬五千人定頃者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人是克所須之數况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猶多此便有餘不慮其少今年當入流者遂踰一千四百計應頃數外恒餘兩倍又常選者仍亮六七千人更復年別新加實非處置之法望請釐革稍清其選中書令杜正倫亦言入流者多為政之弊公卿已下憚於改作事竟不行

武后初試選人皆糊名后以為非委任之方罷之務收人心士無賢不肖多所進獎職負不足乃令吏部大置試官以處之故



當時有車載斗量之謠又以鄧玄挺許子儒爲侍郎無所藻鑑委成令史依資平配李嶠爲尚書又置員外郎二千餘員悉用勢家親戚給俸祿使釐務至與正官相毆者又有檢校勅攝判知之官

中宗時韋后及太平安樂公主等用事於側門降墨勅斜封授官號斜封官凡數千員內外盈溢無廳事以居當時謂三無坐處言宰相御史及員外郎也又以鄭愔爲侍郎大納貨賂選人留者甚衆至逆用三年員闕而綱紀大潰韋氏敗始以宋璟爲吏部尚書李義盧從愿爲侍郎姚元之爲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爲侍郎悉奏罷斜封官量闕留人雖資高深非才實者不取初尚書銓掌七品以上選侍郎銓掌八品以下選至是通其品而掌焉未幾璟元之等罷殿中侍御史崔沘太子中允薛昭希太平公主意上言罷斜封官人失其所而怨積於下必有

非常之變乃下記書復斜封別勅官

玄宗即位勵精爲治制凡官不歷州縣者不擬臺省已而悉集新除縣令宣政院親臨問以治人之策而擢其高第者又詔員外郎御史諸供奉官皆進名勅授而兵吏部各以員外郎一人判南曹由是銓司之任輕矣其後戶部侍郎宇文融又建議置十銓乃以禮部尚書蘇頲等分主之太子左庶子吳兢諫曰易稱君子思不出其位言不侵官也今以頲等分掌吏部選而天子親臨決之尚書侍郎皆不聞議者以爲萬乘之君下行選事帝悟復以三銓還有司

開元十八年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法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名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



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無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  
有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材俊之士無不怨歎宋璟爭  
之不能得及光庭卒中書令蕭高以為非求才之方奏罷之詔  
曰凡人年三十而出身四十乃得從事更造格以分寸為差若  
循新格則六十未離一尉自今有異才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  
制而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資例而已

按自漢董仲舒對策已謂古之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  
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然則年勞之說自西漢以來有  
之矣然未嘗專以此為用人之法至崔亮之在後魏裴  
光庭之在唐則遂以此立法矣此法既立之後庸碌者  
便於歷級而升不致沉廢挺特者不能脫穎以出遂至  
遭迴宋蕭二公皆以為非明皇雖從其言而卒不能易  
其法非特明皇不能易而已傳之後世踵而行之卒不

可變何也蓋守法之事庸愚皆能之知人之明則賢哲  
亦不敢以此自詭故也昔熙寧間東坡公擬進士御試  
策曰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  
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審於自知而安  
於才分者也道可講習而知德可勉強而能惟知人之  
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豈有法之可  
傳者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短於知人故失之於馬謖而  
孔明亦審於自知故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  
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  
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敢求非常之功者  
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知人之明也古之為醫者聆  
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胷決脾洗濯胃腎  
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



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  
佗之方其異於操刃而殺人者幾希矣然則後之論者  
雖君相之用人猶以循規矩蹈繩墨為主則知人之事  
固難以責之吏部尚書也

天寶二年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遙  
苗晉卿御史中丞張倚新得幸於上遙晉卿欲附之時選人集  
者以萬計入等者六十四人倚子奭為之首群議沸騰安祿山  
入言於上上悉召入等人面試之奭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  
時人謂之曳白遙晉卿等皆坐貶官

天寶九載勅吏部取人必限書判且文學政事本自異科求備  
一人百中無一况古來良載豈必文人又限循資尤難獎擢自  
今已後簡縣令但才堪政理方圓取人不得限以書判及循資  
格注擬諸畿望縣上中每等為一甲委中書門下察問選擇堪

者然後奏授大理評事緣朝要子弟中有未歷畿縣便授此  
官既不守文又未經事自今後有此色及朝要至親並不得注  
擬

初諸司官兼知政事者至日午後乃還本司視事兵部吏部  
尚書侍郎知政事者亦還本司分闕注唱開元以來宰相位  
望漸崇雖尚書知政事亦於中書決本司事以自便而左右  
相兼兵部吏部尚書者不自銓總又故事必三銓三注三唱  
而后擬官季春始畢乃過門下省揚國忠以右相兼吏部尚  
書建議選人視官資書判狀迹功優宜對衆定留放乃先遣  
吏密定負闕一日會左相及諸司長官於都堂注唱以誇神  
速或於宅中引注號國姊妹垂簾觀之或有老醜者指名以  
為笑士大夫遭詬取故事兵吏部注官訖於門下過侍中給  
事中省不過者謂之退量國忠注官呼左相陳希烈於坐隅



給事中列於前曰既對注擬卽是過門下子侍郎韋見素張  
倚皆衣紫與本曹郎官藩屏外排比案牘趨走諮事國忠顧  
謂簾中曰兩箇紫袍主事何如楊氏大噓

先公曰唐之選格寬嚴失中其始立法始集而試觀其書  
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而擬其官已  
注而唱示之不厭者得反通其辭三唱而不厭聽冬集厭  
者爲中上干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  
之侍中審之不審者皆得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  
而奉行焉此其詳也惟若是是以有出身二十年不獲祿  
者自裴光庭作循資格謂之聖書至楊國忠任情廢法而  
選法始大壞然以韓文公之才猶三選無成十年如初不  
得已就張建封之辟然後得祿蓋嚴則賢愚同滯寬則賢  
否混肴亦法使之然也

肅宗卽位於靈武以崔渙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京師未復舉  
選不至詔渙爲江淮宣諭選補使收采遺逸不以親故自嫌常  
曰抑才寘謗吾不忍爲然聽受不甚精以不職罷

代宗太曆六年元載爲宰相奏凡別勅除文武六品以下官乞  
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勘從之特載所奏擬多不遵法度恐爲有  
司所駁故也

先公曰史稱載納賄除吏恐有司之駁正也然近世廟堂  
除官超資越格惟意所爲有司亦曷嘗敢問是唐之法令  
猶存耳

肅代以後兵興天下多故官員益濫而銓法無可道者

德宗時試太常寺叶律即沈既濟極言其弊曰近世爵祿失  
之者久其失非它四太而已入仕之門太多世胄之家太優  
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臣已爲當輕其祿利重其督



責夫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叙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而今選曹皆不及焉且吏部甲令雖曰度德居任量才授職計勞升叙然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曆言辭俯仰之間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則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不失猶龜得人况衆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蓋非鑒之不明非擇之不精法使然也王者觀變以制法察時而立政按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至于齊隋署置多由請托故當時議者以爲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此矯時懲弊之權法非經國不刊之常典今吏部之法蹙矣不可以坐守刻弊臣請五品以上及群司長官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聽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委於四方結奏之成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

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主明目達聰逃聽遐視罪其私冒不愼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接名僞命之徒非才薄行之人貪叨賄貨懦弱姦宄下詔之日隨聲而廢通大數十去八九矣如是人少而負寬事覈而官審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或曰開元天寶中不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平何必外辟方臻于理臣以爲不然夫選舉者經邦之一端雖制之有美惡而行之由法令是以州郡察舉在兩漢則理在魏齊則亂吏部選集在神龍景龍則紊在開元天寶則理當其時又承升平御以法術慶賞不軼威刑必齊由是而理匪用吏部而臻此也况以此時用辟召之法則理不益又乎天子雖嘉其言而重於改作訖不能用



既濟選舉雜議十條二或曰昔後漢貢士諸生試經學文史試牋奏則舉人試文乃前王典故而子獨非於今何也答曰漢代所貢乃王官耳比漢郡國每歲貢士皆拜爲郎分居三署儲才待詔無有常職故初至必試其藝業而觀其能否至於郡國僚吏皆府主所署版檄召用至而授職何嘗貢亦不試練其遐州陋邑一掾一尉或津官戍吏皆登銓上省受試而去者自階而非舊典也四或曰吏部有濫止由一門州郡有濫其門多矣若等爲濫豈若杜衆門而歸一門乎答曰州郡有濫雖多門易改也吏部有濫雖一門不可改也何者凡令選法皆擇才於吏部述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紊亂無任責於刺史則曰官命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受弊誰任其咎若牧守自用

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蓋九流浩浩不可得知法使之然非正司之過故云門雖多而易改門雖一而不可改者以此

致堂胡氏曰銓選年格之弊有志於治天下者莫不以爲當革而莫有行之者豈皆智之不及歟蓋以自不能無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以不能知人而度人之亦不能知也故寧付之成法猶意乎拔十得五而已縱未可盡革如沈既濟之論亦可救其甚弊俾吏部守按籍成法人才之賢否一不預焉大則委宰臣叙進下則聽州府辟舉其徇私不稱則吏部覺察御史按劾豈有不得人之患哉雖然世無不可革之弊以周漢良法魏崔亮裴光庭一朝而廢之則崔亮裴光庭所建何難改之有爲政在人人存則政舉矣其本則繫乎人君有愛民之意與否耳



初吏部歲常集人其後三數歲一集選人猥至文簿紛雜吏因  
得以為姦利士至蹉跌或十年不得官而闕負亦累歲不補陸  
贄為相乃懲其弊命吏部擬內外員三分之計闕集人歲以為  
常是時河西隴右没于虜河南河北不上計吏員大率減天寶  
三之一而入流者加一故士人二年居官十年待選而考限遷  
除之法浸壞

帝初任楊炎盧杞引植私黨排陷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懲艾  
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必反覆參詰乃得下及陸贄秉政  
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  
司所舉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上奏言其  
非便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

贄疏言大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  
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考則巧偽繁興而

端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勝自非  
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  
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  
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  
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舉之制漢制

郡佐史自長史以下皆太守刺史自辟當時如杜高則楊震  
所辟李膺則胡廣所辟唐制採訪節度官屬自判官以下得  
自辟舉本報則稱攝已命則同正當時如杜南則嚴武所辟韓愈則董晉所辟也皆類此所以明歷試廣

旁求證行能息馳騫也昔周以伯景為太僕命之曰謹東乃  
察罔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  
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東僚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  
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為郎選入之初雜  
居三所臺省有闕即用補之是則古之即官皆以任舉充選  
此其明驗也魏晉以後暨于國初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



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就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  
濤為吏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磨授宋朝以祭廓為吏部尚  
書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  
否羨之答二黃散已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為失職遂不之  
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  
東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以上制勅命之  
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勅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  
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  
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  
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  
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  
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  
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

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  
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陵遲人物衰少  
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克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  
矣臣實駑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  
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  
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  
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  
為酬恩之資以此為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  
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  
并因察舉勞效須加獎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  
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  
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章得失得賢則  
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



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卽此義也  
自蒙允許卽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  
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仕任議其資望旣不愧於班行  
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  
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  
委宰臣揀擇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  
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  
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旣得其人謹謀其始旣謀其始  
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旣用則不  
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  
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遜見黜者  
莫得爲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  
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

虛受廣納洪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  
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辯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  
之得者勿卽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卽謂非  
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考行善之迹論人之惡  
者必明辯爲惡之端凡聽其言必考其實旣得其實又察以  
情旣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  
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之不勞無  
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害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  
不辯之寃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  
陛下旣納臣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  
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  
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  
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常必由之聖王以



選學 卷三十七  
十一  
為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  
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  
下然後以事質於臣臣復以事質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  
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  
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環之善經何必貸  
其姦賊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  
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  
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  
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諸多士備閱群才若令悉命群官  
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啟以暗投倘如議  
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  
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  
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

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訪識踴  
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其前轍之失  
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  
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謹東僚屬所東既少  
所求亦精得賢有鑑識之名失實當閤繆之責人之常性莫  
不愛身况於臺省長官皆是久當朝選執肯徇私妄舉以傷  
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  
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  
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  
是職名暫異固非行舉頓殊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  
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  
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  
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



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則杜絕徵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真于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踰者然後人主將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選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貴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課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求精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慮聽覽為煩粗舉一端以明其

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洪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太后不憚爵位以寵四子言有所合輒不次官之至不稱職尋亦廢誅不少縱務取實材貞賢故當時有把推盜脫之語而一時所得如姚崇宋璟輩皆足以建開元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歷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遠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德宗天資猜忌用人太精東川省開閣累月南臺惟一御史具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謹東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



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為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為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謹選宰臣必以為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為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辯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

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

貞元四年吏部奏艱難以來年月積久兩都士類散在遠方三庫勅甲又經失墜因此人多罔冒吏或詐欺分見官者謂之孽名承已死者謂之接脚乃至制勅旨皆被改張毀裂如此之色其類頗多所以選集加衆真偽混然謹具由歷狀樣乞委觀察使諸州府縣於界內應有出身以上合依樣通狀發到所司攢勘即姦偽必露冤抑可明

貞元九年御史中丞韋正伯劾奏稱吏部貞元七年冬京兆府踰濫解送之人已授官總六十六人或不到京銓試懸授官告又按選格銓狀自書試日書跡不同即駁放殿選違格文者皆不覆驗及降資不盡或與注官伏以承前選曹乖謬未有如此遂使衣冠以貧乏待闕姦濫以賄賂成名非陛下求才審官



之意由是刑部尚書劉滋以前任吏部尚書及吏部侍郎杜黃裳皆坐削階

韓愈贈張童子序曰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舉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斑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

按如昌黎公之說則知唐選舉之法州府所升者試之禮部禮部所升者試之吏部其法截然且禮部所升之士其中吏部之選十不及一可謂難矣然觀御史韋正伯所劾奏貞元七年冬京兆府踰濫解送之人已授官總六十六人則似未經禮部者徑入吏部又會要稱太和元年中書門下奏凡未有出身未有官如有文學祇合於禮部應舉有出身有官方合於吏部赴科目選近年以來格文差互多有白身及散官并稱鄉貢者並赴科目選及注擬之時即妄論資次曾無格例有司不知所守則知唐中葉以後法度大段隳廢紊亂矣

憲宗時宰相李吉甫定考遷之格諸州刺史四品以上皆五考

見考課門

楊於陵為吏部侍郎初吏部程判別詔官參考齊抗當國罷



之至是尚書鄭餘慶移疾乃循舊制於陵建言它官但第判  
能否不知限員有司計員為留遣之格事不相謀莫如勿置  
於是有詔三考官止較科目選至常調悉還吏部又請脩甲  
曆南曹置簿相檢實吏不能為姦

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牘疑議試其  
斷割而觀其能否此所以為判也後日月浸久選人猥多案  
牘淺近不足為難乃採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  
來者益衆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為問乃徵僻書曲學隱伏  
之義問之唯懼人之能知也

張篤篤有龍筋鳳髓判白樂天集  
有甲乙判元微之集亦有判百

篇

容齋洪氏隨筆曰唐銓選以身言書判擇人既以書為藝  
故唐人無不工楷法以判為貴故無不習熟而判語必駢  
儷今所傳龍筋鳳髓判及白樂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

至縣邑莫不皆然非讀書善文不可也宰臣每啓擬一事  
亦必偶數十語今鄭畋勅語堂判猶存世俗喜道瑣細遺  
事參以滑稽目為花判其實乃如此非若今人握筆据案  
只署一字亦可國初尚有唐餘波久而革去之但體貌豐  
偉用以取人未為至論

按唐取人之法禮部則試以文學故曰策曰大義曰詩  
賦吏部則試以政事故曰身曰言曰書曰判然吏部所  
試四者之中則判為尤切蓋臨政治民此為第一義必  
通曉事情諳練法律明辯是非發擿隱伏皆可以此覘  
之今主司之命題則取諸僻書曲學教以所不知而出  
其所不備選人之試判則務為駢四儷六引援必故事  
而組織皆浮詞然則所得者不過學問精通文章美麗  
之士耳蓋雖名之曰判而與禮部所試詩賦雜文無以



異殊不切於從政而吏部所試為贅疣矣陵夷至于五代干戈侵尋士失素業於是所謂試判遂有一詞莫措傳寫定本或只書未詳亦可以應舉蓋判詞雖工亦本無益故及其末流上下皆以具文視之耳

文宗太和元年八月勅諸道諸軍諸使應奏判官并每年冬薦等所奏判官除新開幕府據元額署外其向後奏請如是元闕即云闕某職今奏某人充如已有今更奏即云某職某人緣某事停奏某人替某前使下臺省官合冬薦者除府使罷外既有薦用當且要籍不合便稱去職自今已後如帶職掌授臺省官兩考者不在冬薦限如其實有故罷免者亦須待授官周歲後然許冬薦狀中具言罷免事故其他據品秩合冬薦者則依元勅

太和二年三月都省奏落下吏部三銓注今春旨甲內超資官

洪師敏等六十七人勅都省所執是格銓司所引是例互相陳列頗似紛紜所貴清而能通亦猶議事以制今選已滿方此爭論選人可哀難更停滯其三銓已授官都省落下者並依舊注重與團奏仍限五日內畢其如官超一資半資以今授稍優者至後選日量事降折尚書侍郎注擬不一致令都省以此興詞鄭綱丁公著宜罰一季俸東銓所落人數校少楊嗣復罰兩月俸其今年選格仍分明標出近例真絕徵求時尚書左丞崔弘景以吏部注擬多不守文選人中僥倖者衆糾按其事落下甲勅選人輩惜已成之官經宰相喧訴故特降此勅

七年中書門下奏今後請京兆河南尹及天下刺史各於本府本道常選人中擇堪為縣令司錄錄事參軍人具課績才能聞薦其諸州先申牒觀察使都知考覆申送吏部至選集日不要就選場更試書判吏部尚書侍郎引詣銓曹試時務狀一道訪



以理民之術及自陳歷仕以來課績二條對其理識優長者以爲等第便以大縣注擬如刺史所舉併兩人得上下考者就加爵秩在任年考已深者優與進改其縣令錄事參軍得上下考兼陟狀者許非時放選如犯賊至一百貫已下者舉主量削階秩一百貫已上者移守僻遠小郡觀察使委中書門下奏聽進止所舉人中兩人善政一人犯賊亦得贖免其犯賊官末不齒錄從之

昭宗天祐元年勅應天下州府令錄並委吏部三銓注擬自四月十一日以後中書並不除授或諸道薦奏量留卽度可否施行

杜氏通典評曰按秦法唯農與戰始得入官漢有孝弟力田賢良方正之科乃時令徵辟而常歲郡國率二十萬口貢止一人約計當時推薦天下纔過百數則考精審擇必

獲器能自茲厥後轉益煩廣我開元天寶之中一歲貢舉凡有數千而門資武功藝術胥吏衆名雜目百戶千途入爲仕者又不可勝紀比於漢代且增數十百倍安得不重設吏職多置等級遞立選限以抑之乎常情進趨慕榮達升高自下由邇陟遐固宜驟歷方至何暇淹留著績秦氏列郡四十兩漢郡國百餘太守入作公卿郎官出宰縣邑便宜從事闕畧其文無所可責以成效寄委斯重酬獎亦崇今之部符三百五十郡縣差降復爲八九邑之俊又不得有之事之利病不得專之八使十連舉動咨稟地卑禮薄勢下任輕誠曰徒勞難階超擢容易而授理固然也始後魏崔亮爲吏部尚書無問賢愚以停解日月爲斷時沉滯者皆稱其能魏之失才實從亮始洎隋文帝素非學術盜有天下不欲權分罷州郡之辟廢鄉里之衆內外



一命悉歸吏曹纔廝班列皆由執政則執政參吏部之職  
吏部總州郡之權罔懲體國推誠代天理物之本意是故  
銓綜失叙受任多濫豈有萬里封域九流叢湊掄材受職  
仰成吏曹以俄頃之周旋定才行之優劣求無其失不亦  
謬歟爾後有司尊賢之道先於文華辯論之方擇於書判  
靡然趨尚其流猥雜所以閱經號為倒拔徵詞同乎射覆  
置循資之格立選數之制壓例示其定限平配絕其踰涯  
或糊名考覈或十銓分掌苟濟其末不澄其源則吏部專  
總是作程之弊者文詞取士是審才之末者書判又文詞  
之末也凡為國之本資乎人曠人之利害繫乎官政欲求  
其理在以其任欲又其任在少等級欲少等級在精選擇  
欲精選擇在減名目俾士寡而農工商衆始可以省吏員  
始可以安黎庶矣誠宜斟酌理亂詳覽古今推仗至公矯  
正前失或許辟召或令薦延舉有不臧論其誅賞課績以  
考之升黜以勵之拯斯利弊其效甚速寔為大政可不務  
乎

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七



澤身集

文南邊卷三十一

三

文



